DOI: 10.6503/THJCS.202203_52(1).0001

「自我」的博物敘事：

論《酉陽雜俎》的遊歷、生活世界與歷史情感*

陳柏言**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

摘　　要

唐人段成式 (803-863)《酉陽雜俎》作為一部博物之書，所記從鳥獸蟲魚到異人神怪，物象紛繁。歷來學者多著眼《酉陽雜俎》文獻史料價值，並強調「雜俎」文體的跨界意涵。本文試圖另闢蹊徑，抉發《酉陽雜俎》如何通過博物敘事，寄寓作者的自我聲音。本文發現，成式之名在《酉陽雜俎》前後集共出現七十二次，作者現身可謂頻繁；其中「自我」如何涉入敘事，又展示什麼意義？此即本文核心關懷。一方面，本文追蹤段成式的自我身影，指出作者的遊歷軌跡，乃至對生活日常的興趣；另一方面，則探析段成式如何通過博物著作，反思並記存歷史，藉此抒發己身傷懷。綜此，本研究不只論述此書如何拓展博物敘事的邊界，亦進一步勾勒中晚唐文士的心靈圖像。

關鍵詞：《酉陽雜俎》，博物敘事，遊歷，歷史情感，〈寺塔記〉

---

* 本文受康韻梅先生「唐代小說集專題討論」課堂之啟發，後於 2019 年 12 月 14 日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舉辦「古典文學新論：臺大／哈佛博士生學術研究工作坊」宣讀。承蒙康韻梅先生的悉心指導，並感謝匿名審查人及諸位師友惠賜寶貴建議。銘感在心，於此謹申謝忱。

**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候選人，電子郵件信箱：cabbage.andy@gmail.com

一、前言

段成式 (803-863)《酉陽雜俎》為今所見保存較完整的唐代博物著作。[1] 全書分兩集，前集二十卷，續集十卷。其書以類相從，體系宏大；記述內容更是包羅萬象，涵括風俗、宗教、地理、建築、生態、物產、訓詁，亦有較強故事性、敘事性的君臣軼事與神鬼怪譚。由於事多虛設，四庫館臣點出「其書多詭怪不經之談，荒渺無稽之物」，卻又推崇「自唐以來，推為小說之翹楚，莫或廢也。」[2] 段成式在《酉陽雜俎．序》中，已自覺和「經」（詩書）、「史」、「子」等經典著作做出區隔，而又言明「固役而不恥者，抑志恠小說之書也」，[3] 可見其撰作此書時，已對文體特質有所意識。魯迅 (1881-1936) 在《中國小說史略》中，將《酉陽雜俎》特立為「雜俎」一類，與唐之「傳奇文」與「傳奇集」區別。魯迅認為，《酉陽雜俎》「以類相聚」猶如類書，其源或出自張華《博物志》等地理博物著作。雖有前行著作，但他仍推舉《酉陽雜俎》在唐代「猶之獨創之作矣」。[4] 無論四庫館臣或魯迅，都已注意到《酉陽雜俎》在「詭怪不經」之外重要的文獻史料價值，並揭舉出其書特殊的文體意義。[5]

---

[1] 在張華 (232-300)《博物志》這部逕以「博物」為名的著作中，不只收錄自然界的動植物，人文色彩濃厚的外國、異人、異俗、食忌、戲術、異聞、史補等門類，亦佔據重要篇幅。承此，對段成式來說，所謂「博物」亦不限於自然萬物，而指向更寬闊的「博學」。此從段氏不吝篇幅，蒐羅宗教、軼聞、史事、詩語等內容，即可悉見。也就是說，段成式承襲《博物志》為代表的博物書寫系譜，另也意圖開展對於知識內容的重新分類與理解。或許最根本的問題，在於「物」本身的多義性，即不侷限於自然界動植物；因而，所謂「博物」更接近一種觀察，乃至賦予世界萬物以知識架構的方法。「博物」的字詞脈絡與定義，及其與西方「自然史」的差異，已有諸多學者論及。參許聖和，《「博物思維」與六朝文學》（花蓮：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06），頁 1-67；彭兆榮，〈此「博物」非彼「博物」：這是一個問題〉，《文學遺產》，4（北京：2009），頁 1-8；劉華杰主編，《西方博物學文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頁 1-20。

[2] 轉引自段成式撰，許逸民校箋，《酉陽雜俎校箋》（北京：中華書局，2014），〈前言〉，頁 1。

[3] 同前引，〈序〉，頁 1。

[4]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北京：中華書局，2011），頁 53。

[5] 陳文新指出段成式《酉陽雜俎．序》對「小說」概念提出了豐富的論述；而《酉陽雜俎》的高度成就正與其「理論上的清醒認識」無法分開。陳文新，《中國筆記小說史》（臺北：志一出版社，1995），頁 307。康韻梅則以魯迅觀察為思考起點，切入《酉陽雜俎》的文體討論，進一步探究魯迅揭櫫《酉陽雜俎》的敘事特色，包括「或敘或錄」、「以類相聚」、「題目隱僻」、「所涉甚廣」等。康韻梅，〈《酉陽雜俎》的文類與敘事研究——以魯迅的觀點為考察中心〉，《成

不過，正如館臣所述，《酉陽雜俎》門類名稱的意涵，甚為難解；如宋人陳振孫 (1179-1262)《直齋書錄解題》點出的：「《酉陽雜俎》二十卷、續十卷：唐太常少卿臨淄段成式柯古撰。所記故多譎怪，其標目亦奇詭，如〈天咫〉、〈玉格〉、〈壺史〉、〈貝編〉、〈尸穸〉之類。」[6] 廣博的知識含量，長久形成讀者閱讀《酉陽雜俎》時的門檻。《酉陽雜俎》近年備受學界關注，尤以文本的校正注疏為重心，提供今日讀者進一步探究《酉陽雜俎》堂奧的徑路。[7] 然而，綜觀學界對於此書的研究，仍多停留在整理和分類的初步階段，或只著眼《酉陽雜俎》的風物、宗教、習俗、科技之史料價值，甚而直指「文學性」不高。[8] 因此，學者或運用片段材料，抉發此間的史學意涵；或就某些門類，進行文獻的分析考索。可惜較未能從整體視角，掌握《酉陽雜俎》博物敘事的特點與時代意義，乃至段成式創作此書的文化意識與歷史關懷。

《酉陽雜俎》的書寫形式，與《博物志》等地理博物著作一脈相承。本文認為，除了觀察《酉陽雜俎》和「類書」、「傳奇文」和「傳奇集」的關係（如魯迅早已指出的），更必須關注此書在中晚唐博物學圖景中呈顯的意義。[9] 有別於早期博物著作，譬如《山海經》、《博物志》、《十洲記》等對他方異物的靜態羅列，本文特別注意到，《酉陽雜俎》在博物敘事上最重要的轉變，當是作者段成式的介入。在《酉陽雜俎》前後集中，「成式」之名一共出現七十二次，有時更以「予」或「柯古」等涉入文本，作者的「現身」可謂頻繁。其中形塑何種「自我」樣態與聲音，又如何展現作者的情感關懷，進而開展「博物敘事」的邊界，是本篇論文的核心問題與出發點。

本論文將分為兩大節，圍繞此一論題展開論述。首先，筆者將具體從段成式的人生經歷切入，觀察《酉陽雜俎》如何特意呈顯作者的移動軌跡。從迢遙的南方旅

大中文學報》，66（臺南：2019），頁 117-148。

6 陳振孫撰，徐小蠻、顧美華點校，《直齋書錄解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卷 11，〈小說家類〉，頁 321。

7 本文擇取許逸民《酉陽雜俎校箋》為底本，皇皇四大冊，考據細緻，為箇中翹楚。

8 程毅中即認為，本書在科技史與民族史上有文獻價值，但從「文學性」衡量價值並不高。程毅中，《唐代小說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頁 250-251。

9 此處所謂「中晚唐博物學圖景」，可參酌余欣、鍾無末的說法。他們以段公路《北戶錄》為中心，探討此書和《酉陽雜俎》、《嶺南錄異》等作的關係，並檢視中晚唐博物知識的承襲擴散與層疊累積。他們認為，以段公路《北戶錄》為代表的博物學者通過「親驗」，強調「博而且信」的傳統；進而與「知」的追尋和實踐相互結合，共構中晚唐博物學的世界圖景。余欣、鍾無末，〈博物學的中晚唐圖景：以《北戶錄》的研究為中心〉，《中華文史論叢》，118（上海：2015），頁 314-336。

途，到安定的長安居所，段成式反覆涉入自我的身影與聲音，不只勾勒其個人的移動，也展示出有別於前代博物敘事的遊歷與生活世界。其次，本文將此書定位在安史亂後，中晚唐士人重整並審視歷史的大時代脈絡之下，首先探究，段成式如何藉由博物形式，錄存歷史，展現此書「博物以存史」的可能向度。更進一步，本文將點出，《酉陽雜俎》固然有〈忠志〉這類記載帝王名臣的「大歷史」，亦記存著段成式個人的「小歷史」。最後將聚焦〈寺塔記〉，指出段成式如何藉由追述寺塔建築，重構武宗滅佛前的長安勝景，並銘刻與亡故摯友同遊的印象軌跡。

二、遊歷、親故與日常生活

由於欠缺直接證據，段成式《酉陽雜俎》書名中的「酉陽」實指為何，已難確考。劉宋人盛弘之《荊州記》云：「小酉山上石穴中，有書千卷，相傳秦人於此而學，因留之。故湘東王云：『訪酉陽之逸典』是。」[10] 而宋人周登《酉陽雜俎．後敘》則指出：

> 酉陽，荊之屬，成式豈嘗寓遊於此耶？余聞《方輿記》云：「昔秦人隱學於小酉山石穴中，有所藏書千卷。」梁湘東王尤好聚書，故其賦曰「訪酉陽之逸典」。或者成式之所著書有異乎世俗，故取諸「逸典」之義以名之也。[11]

由此可推知酉陽乃荊州屬地，傳言為秦人學習、藏書之所。也就是說，段成式以「酉陽」為名，大抵有兩重涵義。首先，它指向作者審閱撰錄過的祕書典籍豐富；另一方面，段成式提示此書的地域色彩，尤可能與荊地有關。

《舊唐書．段文昌傳》附文昌子段成式傳，已初步勾勒段成式的行旅軌跡：

> 成式，字柯古，以蔭入官，為祕書省校書郎。研精苦學，秘閣書籍，批閱皆遍。累遷尚書郎。咸通初，出為江州刺使。解印，寓居襄陽，以閑放自適。家多書史，用以自娛，尤深於佛書。所著《酉陽雜俎》傳於

[10] 轉引自段成式，《酉陽雜俎校箋》，〈前言〉，頁 18。
[11] 同前引，頁 18-19。

時。[12]

考諸方南生編著〈段成式年譜〉，並依許逸民的考證，我們可以大略從段成式的移動軌跡，初步勾描其生命歷程。段成式的父親段文昌，於貞元十七年 (801) 由荊入蜀。段成式在貞元十九年生於西川，隨父在蜀，直到五歲才歸返長安。長慶元年 (821) 隨父出使成都，四年返回長安，太和元年 (827) 以後，又遊歷浙西、揚州、荊州、成都等地。太和九年，段文昌去世。隔年，三十四歲的段成式舉家歸返長安，落居修行里舊第，任職集賢殿，並歷任京洛之間。直到四十五歲 (847)，才又出任吉州刺史，之後歷任處州、江州等地，閒居襄陽。[13]

從以上描述可知，段成式一生除了三十四歲到四十四歲比較安穩的在長安生活外，其餘時間幾乎都在兩京之外。早年荊楚地區的遊歷經驗，提供其在故舊典籍之外，廣博見聞、搜奇獵異的機會。因此，楊義特別強調《酉陽雜俎》的地方性，指出此書可看作「亂離時代南方社會習俗的濃郁投影」，「是荊楚風俗與作家趣味相契合的產物。」[14]

值得注意的是，李劍國《唐五代傳奇敘錄》已點出，《酉陽雜俎》不只與《十州記》、《博物志》、《玄中記》、《拾遺記》等六朝博物、雜傳著作有承繼關係，亦和同時代的《嶺表錄異》、《嶺南異物志》、《北戶錄》等異物著作有所關聯。[15]《酉陽雜俎》的撰成時間，幾乎與上述這批著作同時，正好位處孟琯、房千里和段公路、劉恂之間（約在九世紀前中葉至十世紀之間）。[16] 段成式在《酉陽雜俎》自序中，已表明自身「不恥於志怪小說」的尚奇態度；[17] 其設置之門類，屢屢強調好異的視角，實與時代流行、對於「他方」、「異物」的博物書寫有所呼應。例如，〈禮異〉、〈境異〉、〈詭習〉、〈怪術〉、〈物異〉等篇，逕以「異」、「詭」、「怪」命名；而〈諾皐記〉、〈支諾皐〉、〈金剛經鳩異〉載述

[12] 劉昫，《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2002），卷 167，頁 4369。

[13] 方南生編，〈段成式年譜〉，收入段成式著，方南生點校，《酉陽雜俎》（臺北：源流出版社，1982），頁 305-349；段成式，《酉陽雜俎校箋》，〈前言〉，頁 4-7。

[14] 楊義，《中國古典小說史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頁 217、218。

[15] 李劍國，《唐五代傳奇敘錄（增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17），頁 970。李劍國將《十州記》、《博物志》、《玄中記》等，視為「地理博物體志怪」，而將《拾遺記》看作「雜傳雜史體志怪」。李劍國，《唐前志怪小說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頁 311-333、417-430。

[16] 幾部嶺南博物書寫的時序推斷，參見陶敏主編，《全唐五代筆記》第 2-4 冊（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

[17] 段成式，《酉陽雜俎校箋》，〈前言〉，頁 1。

的故事，更是不諱靈異神鬼。

不過，更值得注意的是，《酉陽雜俎》雖與多數前代博物著作一樣，呈現相仿的「取異」傾向，卻已大幅擺落只單純描摹異物形貌的敘事模式。筆者注意到，中晚唐時期標舉「異物」的著作再次復興，且多聚焦在嶺南地區。這些透顯濃厚南方異域色彩的著作，已不再只如過往靜物羅列般的博物書寫，更加入作者自身的遊歷經驗與動態視線，此間揭示了唐人面對知識的不同姿態。[18] 何以中晚唐時期的「博物」著作的作者，會有志一同地頻繁「現身」，並特別勾勒己身的遊歷軌跡？本文認為，此一方面可納入唐人「尚遊」的時代背景觀察；[19] 而另一方面，安史之亂發生以後，大量人口南移的時代趨勢，亦提供我們理解博物著作作者，紛紛往關中以外地區移動的相應情境。[20] 若我們將《酉陽雜俎》放置在這批著作之間考察，會發現此書亦展示中晚唐博物敘事的重要特質：由於擁有涉足異地（如荊楚地區）的經驗，段成式往往會將自身面對異物時的反應、行旅軌跡，乃至聽聞的地方故事融入，進而豐富博物敘事的樣貌。

根據筆者統計，「成式」之名在《酉陽雜俎》前後集中一共出現 72 次，作者現身可謂頻繁。此外，段成式亦以「予」為代詞（32 次），或者字號「柯古」（70 次）出現。《酉陽雜俎》中的「現身」，大抵即為此三類。為了便於檢視，筆者將段成式在《酉陽雜俎》各門類中的分布次數，製作成表一（為免混亂，表格全空白即表述「0 次」）。

從表一可知，「成式」之名在〈廣動植〉中出現最多，凡 24 次；其次則為〈支諾皐〉，共有 9 次。而「予」集中出現在續集，尤以〈貶誤〉一門最多，凡 18 次。而段氏字號「柯古」，則主要出現在〈寺塔記〉中。除了這些確切「現身」的例子之外，有些句子雖未明示主詞，然我們也可以從不同片段的相互比類，得知應也有段成式本人「在場」。[21]

---

[18] 詳參陳柏言，〈異物如何成為知識：論中晚唐嶺南異物書寫〉，《中外文學》，50.1（臺北：2021），頁 19-60。

[19] 關於唐人「尚遊」文化，學者多有討論，如王玉成，《唐代旅游研究》（石家莊：河北大學博士論文，2009）。俞鋼則特別點出，唐代小說的生成，亦與「漫遊聚會」的風氣息息相關。俞鋼，《唐代制度文化研究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從唐人小說看科舉士子漫遊聚會的風氣〉，頁 284-304。西方學者對此唐代之「遊」亦有關注，可見 Charles Benn, “Travel and Transportation,” in *China’s Golden Age: Everyday Life in the Tang Dynasty*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2002), pp. 177-193.

[20] 安史之亂與唐代「北人南遷」現象的討論，見周振鶴，《學臘一十九》（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9），〈唐代安史之亂與北方人民的南遷〉，頁 112-138。

[21] 薛愛華指出，段成式在《酉陽雜俎》中不只評論材料是否可靠，亦作為一名接收者，找尋可信的

表一：《酉陽雜俎》中作者出現之分布情形

卷數	門類	以「成式」出現	以「予」出現	以「柯古」出現
前集卷一	忠志／禮異／天咫	0／0／1		
前集卷二	玉格／壺史	0／2		
前集卷三	貝編	1		
前集卷四	境異／喜兆／禍兆	0／1／0		
前集卷五	詭習／怪術	0／4		
前集卷六	藝絕／器奇／樂	3／1／0		
前集卷七	酒食／醫			
前集卷八	黥／雷／夢	5／1／3		
前集卷九	事感／盜俠			
前集卷十	物異	2		
前集卷十一	廣知	4		
前集卷十二	語資	2		
前集卷十三	冥蹟／尸穸	2／0		
前集卷十四	諾皐記上	1		
前集卷十五	諾皐記下			
前集卷十六	廣動植之一 總敘／羽篇／毛篇	1／1／1		
前集卷十七	廣動植之二 麟介篇／蟲篇	2／11		
前集卷十八	廣動植之三 木篇	1		
前集卷十九	廣動植之四 草篇	7		
前集卷二十	肉攫部			
續集卷一	支諾皐上	1		
續集卷二	支諾皐中	1		
續集卷三	支諾皐下	7		
續集卷四	貶誤		18	
續集卷五	寺塔記上	1	4	32
續集卷六	寺塔記下		2	38

證據。如此，便使本書不僅是盲目無心的蒐集，亦標誌著作者的個人印記。Edward H. Schafer, “Yu-yang tsa-tsu,” in William H. Nienhauser, Jr. (ed.), *The Indiana Companion to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 vol. 1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940-941.

表一：《酉陽雜俎》中作者出現之分布情形（續）

卷數	門類	以「成式」出現	以「予」出現	以「柯古」出現
續集卷七	金剛經鳩異	3	3	
續集卷八	支動	1	4	
續集卷九	支植上	1		
續集卷十	支植下		1	
總數		72	32	70

經筆者逐篇閱覽，在這些「現身」的記述中，段成式的出現主要具有三種功能。首先：是作為一個訊息的「接收者」，包括對傳聞的見證、親驗等，此在〈廣動植〉中最多；其次，段成式則是作為一位評論者，對物事提出感慨或糾正的意見，此以〈貶誤〉篇最多；最後，段成式則是作為創作者，在詩句或比事之後留名，此只出現在〈寺塔記〉中。由上揭觀察得知，三種「現身」功能正好與「成式」、「予」、「柯古」三者分布的情形有所貼合，可明白段成式對此或有意識，形成某種現身的「模式」。比如以「成式」涉入時，更客觀強化其接收的來源，以及其人的居處和遊歷脈絡；而以「予」字出現時，則更具主觀評論的意涵。[22] 以「柯古」出現時，則特別是與友群共吟詩歌的字號。

筆者注意到，段成式的「現身」，一方面為讀者提供這些知識來源的可靠脈絡，使之可信；[23] 另一方面，讀者也能從中勾勒段成式的移動軌跡與生活世界。Sarah M. Allen 論述唐人敘事作品時，特別強調其中「變動不居」(shifting) 的性質。亦即：同一則事件，往往經由不同的講述者，而形塑多元的側重面向與內涵。從「說」到「寫」，乃至由「傳聞」到「小說」，這些被記下的故事並不只是純粹的文字，更是一則則充滿雜訊、「社會化」的文本。Allen 指出，作者自述傳聞的來源，也成為故事形塑的一部分。[24] 學者的觀點正提醒我們留意《酉陽雜俎》中

[22] 康韻梅指出，段成式以「成式」之名現身，強調屬於自我的經驗，卻又營造出客觀的效果。而以「予」字的第一人稱現身時，則更具主觀色彩，表示作者對其所述的高度認同，進而博取讀者的認同。康韻梅，〈《酉陽雜俎》的文類與敘事研究——以魯迅的觀點為考察中心〉，頁 130。筆者認同段成式以不同代詞現身，有其主／客觀的分判，不過本文更著重在知識流動生成的脈絡，乃至自我情感與「我群」意識的凸顯。

[23] Carrie E. Reed 也點出，段成式不僅僅羅列物象，亦加以詮釋或評論，賦予這些事物可供理解的生活脈絡。Carrie E. Reed, *A Tang Miscellany: An Introduction to* Youyang zazu (New York: Peter Lang, 2003), p. 7.

[24] Sarah M. Allen, *Shifting Stories: History, Gossip and Lore in Narratives from Tang Dynasty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4), pp. 25-69.

的訊息，如何被聽聞、講述與重塑；換言之，這些篇章展現的，並不只是作者的移動途程，更是故事的遊歷軌跡。

在〈貝編〉中，段成式講述玄奘赴印度取經，獲西域人敬重，因此「寺中多畫玄奘麻屩及匙筯，以綵雲乘之，蓋西域所無者。」此事乃是從曾遠赴中天竺的「倭國僧」口中聽來。段成式在文中註明了消息的來源：「成式見倭國僧金剛三昧言」。[25] 而在續集〈支諾皐中〉的記載裡，倭國僧人金剛三昧又再次出現：

> 倭國僧金剛三昧，蜀僧廣昇，與峨眉縣邑人約遊峨眉，同雇一夫負笈，荷糗藥。山南頂徑狹，俄轉而待，負笈忽入石罅。僧廣昇先覽，即牽之，力不勝。視石罅甚細，若隨笈而開也。衆因組衣斷蔓，厲其腰，扐出之。笈纔出，罅亦隨合。衆詰之，曰：「我常薪於此，有道士住此隙內，每假我舂藥。適亦招我，我不覺入。」時元和十三年。[26]

《酉陽雜俎》中，金剛三昧的名字一共出現兩次。此人生平未詳，史傳無考，可以說《酉陽雜俎》的這兩則記載，正是金剛三昧存世的唯一跡證。由於《酉陽雜俎》並未指明，我們難以確認〈支諾皐中〉的故事，是否亦從金剛三昧口中得來。然而，卻可以合理推想，段成式的「在場」，以及故事的流傳與關聯網絡。必須強調的是，這兩則記載呈現的，並不只是僧侶的「遊方」（倭國僧前赴天竺的西域之途，乃至遊於峨嵋的山川之行），而是此一故事之「遊」，必然得透過作者段成式的「遊歷」、「交遊」，才能使異域他方的消息，進入《酉陽雜俎》的記述。

而在〈怪術〉中，段成式另有一則從僧人口中聽來的傳聞：

> 大曆中，荊州有術士，從南來，止於陟屹寺。好酒，少有醒時。因寺中大齋會，人衆數千，術士忽曰：「余有一伎，可代抃瓦盧珠之歡也。」乃合彩色於一器中，驔步抓目，徐祝數十言，方欲水再三，噀壁上，成維摩問疾變相，五色相宣，如新寫。逮半日餘，色漸薄，至暮都滅。唯金粟綸巾鶩子衣上一花，經兩日猶在。成式見寺僧惟肅說，忘其姓名。[27]

---

[25] 段成式，《酉陽雜俎校箋》，前集，卷 3，頁 402。
[26] 同前引，續集，卷 2，頁 1539。
[27] 同前引，前集，卷 5，頁 498。

這則主要記述南來術士的奇術，吐水牆上，幻造出「維摩問疾」的經變圖像。陟屹寺為荊州寺廟，在《高僧傳》中亦有記述。[28] 這則故事來自荊州寺僧惟肅的記憶，而後又因段成式的拜訪，得以被講述、落筆成文。這位不知名的南方術士之「北遊」，與段成式抵赴荊州之「南遊」交錯，而寺僧的記憶與話語，則成為此事件傳遞的中介。值得留意的是，在《酉陽雜俎》前集〈廣知〉和〈語資〉中，亦各有一則「荊州陟屹寺」的記載。在此兩則故事中，一寫僧那善照射，以光影辨別獵物的奇術；一主記玄覽禪師的神異，側寫名士張璪、其甥僧那、弟子義詮。[29] 在〈廣知〉和〈語資〉涉及陟屹寺的記載中，都提及「僧那」，然形象卻頗有不同。前一則的僧那，是個身懷奇技的獵人，而後一則卻成為寺院裡「發瓦探彀，壞墻薰鼠」的鬧事者。段成式雖只讓自己的名字在〈恠術〉一則出現，讀者卻可以合理推論，這三則故事當均出自段成式遊於「荊州陟屹寺」的所見所聞。結合前所論及的金剛三昧故事來看，這些記述當然各有側重，但不可忽略的是其中「遊」的軌跡。筆者要指出的，不只是故事裡講述的「遊於西域的僧侶」或「南來術士」的遊蹤而已，而是考慮知識和故事流傳的脈絡、士人與僧人的「交遊」，乃至現身其中的段成式自我身影的移動軌跡。

除了與異域僧人來往之外，段成式的消息來源，往往取自親友的見聞。在續集卷四〈貶誤〉中，段成式常通過文獻或親眼見聞，對「俗傳」之事物加以糾舉辨正。在其中一則故事中，段成式記載韋皐客在宴席中表演奇技：

> 予未虧齒時，嘗聞親故說：「張芬中丞在韋南康皐幕中，有一客於宴席上，以籌椀中綠豆擊蠅，十不失一，一坐驚笑。芬曰：『無費吾豆。』遂指起蠅，拈其後腳，略無脫者。又能拳上倒椀，走十間地不落。」《朝野僉載》云：「偽周滕州錄事參軍袁思中，平之子，能於刀子鋒杪倒筯，揮蠅起，拈其後腳，百不失一。」[30]

段成式指出，由於韋皐客事乃「予未虧齒時，嘗聞親故說」，傳聞來源來自親友，故予以載錄之餘，甚而有引述《朝野僉載》證實所記的用意。在《酉陽雜俎》中，屢有對親人或奴僕（廣義的「家人」）的記述，撮舉如以下數則記載：

---

[28] 釋皎慧著，湯用彤校注，《高僧傳》（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 8，〈齊荊州釋僧慧【慧遠】〉，頁 392。

[29] 段成式，《酉陽雜俎校箋》，前集，卷 11、12，頁 846、909。

[30] 同前引，頁 1700。

蜀有費雞師，目赤，無黑睛，本濮人也。成式長慶初見之，已年七十餘。或為人解災，必用一雞，設祭於庭。又取江石如雞卵，令疾者握之。乃踏步作氣噓叱，雞旋轉而死，石亦四破。成式舊家人永安，初不信，嘗謂曰：「爾有大厄。」因丸符逼令吞之，復去其左足鞋及襪，符展在足心矣。又謂奴滄海曰：「爾將病。」令袒而負戶，以筆再三畫於戶外，大言曰：「過！過！」墨遂透背焉。[31]

成式三從兄遘，貞元中，嘗過黃坑。有從者拾髑顱骨數片，將為藥，一片上有「逃走奴」三字，痕如淡墨，方知黥蹤入骨也。從者夜夢一人，掩面從其索骨曰：「我羞甚，幸君為我深藏之，當福君。」從者驚覺毛戴，遽為埋之。後有事，鬼髣髴夢中報之。以是獲財，欲至十萬而卒。[32]

成式至德坊三從伯父，少時於陽羨家，乃親故也。夜遇雷雨，每電起光中，見有人頭數十，大如栲栳。[33]

舊說不見輔星者，將死，成式親故常會修行里，有不見者，未周歲而卒。[34]

太和七年，河陰忽有蠅，蔽天如蝗，止三日。河陽界，經旬方散。有李犨，時為尉，向予三從兄說。[35]

在這幾則故事中，作者有時會指明家僕的名字，如〈恠術〉中的「舊家人永安」或「奴滄海」。有時，則僅以親屬稱謂喚之，如「三從兄」、「三從伯父」。又或是在〈廣知〉中，不見輔星，周歲卒亡的「親故」。段成式不僅寫下家人的見聞，而是即使只作為一名「聽聞者」，他也要把自身寫進記錄之中。[36] 而在〈恠術〉「費雞師」的故事裡，他甚至不只是一名聽聞者，更是一位親眼見證者：見證驅邪儀式的施行，並記述歷歷在目的「符展在足心」、「墨遂透背」的身體證據。

必須強調的是，《酉陽雜俎》中段成式及其親友反覆出現，與唐代傳奇小說中作者現身說明故事來源的情況，又有頗明顯的異同之處。相較於沈既濟〈任氏傳〉

[31] 同前引，前集，卷 5，〈恠術〉，頁 507-508。
[32] 同前引，卷 8，〈黥〉，頁 634。
[33] 同前引，〈雷〉，頁 661。
[34] 同前引，卷 11，〈廣知〉，頁 844。
[35] 同前引，續集，卷 8，〈支動〉，頁 2018。
[36] 薛愛華也注意到《酉陽雜俎》對於親故的重視。而其特別點出，這些親友絕大多數是男性，包括段成式的父親、叔伯、姪子或其他男性親戚等等。Edward H. Schafer, “Notes on Tuan Ch’eng-Shih and His Writing,” *Asiatische Studien: Zeitschrift der Schweizerischen Asiengesellschaft*, 16 (1963), p. 22.

「晝宴夜話，各徵其異說」或李公佐〈廬江馮媼傳〉「霄話徵異，各盡其聞」，故事產生於具有強烈貴族士大夫色彩的「沙龍」空間；[37] 段成式讓自己和家人親故隱現於《酉陽雜俎》虛實交錯的世界之中，更展示出一種日常的生活樣態。誠如薛愛華指出的，段成式是個不受限的天才叛逆者 (non-conformist)，在《酉陽雜俎》中，他並不只和上層階級的士人談話，且幾乎與任何階級的人交流，這也顯示其不滿足於既定的、方便的知識框架。[38] 有別於《博物志》為代表的博物敘事傳統，段成式不只加入個人的視角，亦試圖以自我為中心，連結起同代人的「我群」網絡。[39] 筆者認為，此關乎中晚唐時期文士對於「私我」領域的關注；即使段成式並非有意為之，讀者仍能在這些名不見經傳，甚而只是僕役的「親故」之間，觀察到唐人的「生活世界」。

《酉陽雜俎》描述的生活世界，除了親友展示的城市空間以外，更值得玩味的，是作者段成式亦有意識的展示自身的家居空間。在上述〈廣知〉篇中，段成式提及「修行里」，實是段氏舊第所在，亦即「修行坊」。宋人宋敏求 (1019-1079)《長安志．唐京城二》記載：「修行坊本名修華，武太后時避諱改修行坊。景雲元年復舊，後又改之。」[40] 清人徐松 (1781-1848)《唐兩京城坊考》卷三有云：「朱雀門街東第四街，街東從北第一長樂坊。」「次南修行坊。……太常少卿段成式宅。」[41] 在《酉陽雜俎》中，共有二處提及「修行里」，另有二處提及「修竹里」。經許逸民考證，長安城東西街坊並無名「修竹」者，故知「修竹」為「修行」之誤。因此，以下引述皆出自許逸民改「修行里」。[42] 為了便於討論，先將此四則羅列如下：

舊說不見輔星者將死，成式親故常會修行里，有不見者，未周歲而卒。[43]

---

[37] 「沙龍」之說引自石昌渝的論述。石氏指出：「唐代傳奇小說的作者是士大夫，讀者也是士大夫，它是以士大夫沙龍文學的姿態出現於文化舞臺的。」石昌渝，《中國小說源流論》（北京：三聯書店，2015），頁 15。

[38] Edward H. Schafer, “Notes on Tuan Ch’eng-Shih and His Writing,” pp. 22-24.

[39] 康韻梅認為，這些從周遭親友門下獲取的認知，不同於典籍抄錄的知識，形成段成式對世界認知的嶄新面向。康韻梅，〈《酉陽雜俎》的文類與敘事研究——以魯迅的觀點為考察中心〉，頁 131-132。

[40] 宋敏求，《長安志》（北京：中華書局，1991），卷 8，頁 110。

[41] 徐松撰，張穆校補，方嚴點校，《唐兩京城坊考》（北京：中華書局，2013），卷 3，〈西京〉，頁 70、80。

[42] 段成式，《酉陽雜俎校箋》，前集，卷 18，〈廣動植之三〉，〈木篇〉，頁 1274。

[43] 同前引，卷 11，〈廣知〉，頁 844。

松：凡言兩粒、五粒，粒當言鬣。成式修行里私第大堂前，有五鬣松兩株，大財如椀，甲子年結實，味與新羅、南詔者不別。[44]

異菌：開成元年春，成式修行里私第書齋前，有枯紫荊數枝蠹折，因伐之，餘尺許。至三年秋，枯根上生一菌，大如斗，下布五足，頂黃白兩暈，緣垂裙，如鵝鞴，高尺餘。至午，色變黑而死。焚之，氣如芋香。成式常置香爐於枕臺上，每念經，門生以爲善徵。[45]

白蜂窠：成式修行里私第，菓園數畝。壬戌年，有蜂如麻子，蜂膠土爲窠於庭前簷，大如雞卵，色正白可愛，家弟惡而壞之。[46]

「修行里」全出現在前集之中，應可推定這些記載，是段成式三十四歲起，寓居長安十年所記。此外，除了第一篇「不見輔星」事列入〈廣知〉篇，後三則都出自〈廣動植〉中。值得玩味的是，在後三則記述裡，段成式雖仍似以博物書寫的方式描寫「松」、「異菌」、「白蜂窠」等物種，乃至拉引前代著作如《志恠》、《南史》、《金樓子》等加以比附，並加入了個人的觀察，但是，我們更能從這些敘述中，勾勒出段成式私第的粗略樣貌，如「大堂前，有大鬣松兩株」、「書齋前，有枯紫荊數枝蠹折」、「菓園數畝」等。段成式彷彿將其博物學家的目光，從前半生的荊楚行旅，甚或更遙遠的異域邊陲拉回，而聚焦在長安城自身生活的私人空間與園林造景。

如果說，段成式前半生的遊歷與遊宦的生涯，意味著寬闊的「博物」地圖之開展；回歸長安修行里居所，則展露其對於「微物」的鑒察興趣。在後者的書寫上，段成式更是不吝展現「自我」的聲音。此一現象，在〈廣動植之二〉的〈蟲篇〉諸篇可獲得證明：

蠮螉：成式書齋多此蟲，蓋好窠於書卷也。或在筆管中，祝聲可聽。有時開卷視之，悉是小蜘蛛，大如蠅虎，旋以泥隔之。時方知不獨負桑蟲也。[47]

顛當：成式書齋前，每雨後多顛當窠，（秦人所呼。）深如蚓穴，網絲

[44] 同前引，卷 18，〈廣動植之三〉，〈木篇〉，頁 1273。
[45] 同前引，卷 19，〈廣動植之四〉，〈草篇〉，頁 1400。
[46] 同前引，卷 17，〈廣動植之二〉，〈蟲篇〉，頁 1252。
[47] 同前引，頁 1245。

其中，土蓋與地平，大如榆莢。[48]

蠅：長安秋多蠅，成式蠹書，常日讀百家五卷，頗為所擾，觸睫隱字，毆不能已。偶拂殺一焉，細視之，翼甚似蜩，冠甚似蜂。性察於腐，嗜於酒肉。按理首翼，其類有蒼者聲雄壯，負金者聲清聒，其聲在翼也。青者能敗物，巨者首如火。或曰，大麻蠅，茅根所化也。[49]

天牛蟲：黑甲蟲也。長安夏中，此蟲或出於籬壁間，必雨，成式七度驗之，皆應。[50]

異蜂：有蜂如蠟蜂，稍大，飛勁疾，好圓裁樹葉，卷入木竅及壁罅中作窠。成式常發壁尋之，每葉卷中，實以不潔，或云將化為蜜也。[51]

在這些書寫中，段成式的現身，往往以親身見證或考驗者的姿態出現。[52] 例如描述「天牛蟲」時，為了印證「此蟲或出於籬壁間，必雨」，曾「七度驗之」；在寫「異蜂」時，則「常發壁尋之」。「親聞」與「親驗」當是中晚唐博物書寫流行時風，展現出動態而多樣的知識考察模式。[53]

但是，另有一容易被讀者忽略的重點，是段成式在此不再是一個遊歷異地的冒險者，也不只是傳聞的接收者，而是以一名「家居者」身分出現。關於唐代「私人領域」的問題，宇文所安 (Stephen Owen) 曾指出，中唐以降的詩歌開始將注意力轉移到微末的事物，並通過自身的機智，賦予其「溢餘」(surplus) 的意義和價值，「這一溢餘即是『機智的』(witty)，它並非來自事物和境況本身，而是源於詩人自己」。宇文所安特別強調，中唐人對於「私人天地」的日漸關注。相對於社會、國家與家庭，詩人亦重視起個人的空間（例如園林），「一處沒有完全被社會和政治

[48] 同前引。

[49] 同前引，頁 1246。

[50] 同前引，頁 1249。

[51] 同前引，頁 1251。

[52] 康韻梅亦注意到，段成式對於蟲群的觀察與反覆驗證，「展現了段成式的知識癖，他不僅記載大量的知識，同時還存有對事物的好奇心，觀察各種現象，並具科學的精神。」康韻梅，〈《酉陽雜俎》的文類與敘事研究——以魯迅的觀點為考察中心〉，頁 132-133。

[53] 李卓穎曾指出，段成式在描述異國植物時，讓人的「眼睛、耳朵與嘴巴等感官介入到《爾雅》的傳統中」，藉由「可吃性」和名稱的轉譯，使他國物種可以進入中國的文字系統。李卓穎，《分類、疆界與身份：《酉陽雜俎》與東漢到唐代目錄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1994），頁 169。本文則發現，段成式的感官體驗不僅針對「異國物種」，面對身邊鄰近的物事，亦發展出相當多樣的知識考察模式。

整體所吞沒的行為與體驗場所」。[54] 楊曉山延續宇文所安的觀察，著眼中晚唐人歐陽詹 (785?-827?) 所提出的「睹居處玩好，則才不才了然可知」說法，指出「私人領域」除了「居處」的園林空間，也當包括「玩好」的審美精品 (finer things)。[55] 也因此，「審美」顯然並非是一種本質化、刻板化的「美」，如白居易詩不但把「醜」、「怪」之物美化，還指出能夠欣賞其「醜」、「怪」，乃是極少數人的天賦。[56]

宇文所安、楊曉山的觀察，提供了一條理解《酉陽雜俎》私人家屋和微物書寫的進路。段成式從書齋居所周遭的昆蟲和植物的觀察寫起，進而拉引文獻典故，展示了自身的品味雅致與博物知識的廣博。[57] 換個角度說，博物者的眼光，總有能力在「日常」的枝微末節中，發現「異常」之處。面對這些「異物」，段成式作為敘事者，亦展示出種種的行動與姿態。段成式不再像過去的博物著作只是旁觀與記錄，而更涉入其中，與所記「異物」互動。如記「蠅」時，段成式敘述此蟲干擾閱讀、「敺不能已」，遂「偶拂殺一焉」、「細視之」。接連幾個動作，使「蠅」的形象更加具體。此外，段成式記述這些昆蟲時，再次帶出「修行里私第書齋」的環境，例如述蠮螉「好窠於書卷也。或在筆管中，祝聲可聽」，乃至「開卷視之，悉是小蜘蛛，大如蠅虎，旋以泥隔之」。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酉陽雜俎》記動植物時，亦屢強調生物形態的「變化」。如在〈廣動植之一〉總敘中，段成式即已通過氣化宇宙的觀點，提挈地說道：「成式以天地間所化所產，突而旋成形者樊然矣」。[58]〈廣動植〉四卷中，段成式大量運用此一觀點來記述動物。譬如異蜂「或云將化為蜜」、大麻蠅為「茅根所化」、「鼠負蟲巨者多化為蝎」等。[59] 氣化宇宙與生命形變的書寫，在六朝志怪小說中已頗為習見，暗示這些生物仍未定形，且處在不斷變化的動能之中。[60]

---

[54] 宇文所安著，陳引馳、陳磊譯，《中國「中世紀」的終結：中唐文學文化論集》（北京：三聯書店，2014），〈機智與私人生活〉，頁 70-75。

[55] Yang Xiaoshan, *Metamorphosis of the Private Sphere: Gardens and Objects in Tang-Song Poet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3), p. 2.

[56] Ibid., p. 103.

[57] Reed 已注意到段成式對於「日常生活」的關注，指出段成式不只強調「異常」的外國之物，亦留意平凡的自然景物和日常活動。“Duan is fascinated with accounts of everyday life: common knowledge, common practices, superstition, fears, beliefs, games, taboos and so on.” 可惜僅略略數言提及，未及展開。Carrie E. Reed, *A Tang Miscellany*, pp. 3-5.

[58] 段成式，《酉陽雜俎校箋》，前集，卷 16，頁 1095。

[59] 同前引，卷 17，〈廣動植之二〉，〈蟲篇〉，頁 1266。

[60] 相關討論可見康韻梅，《六朝小說變形觀之探究》（新北：花木蘭文化，2014）。

頗堪玩味的是，段成式敘「蠅」時，不只點出長安「秋日多蠅」的生態環境，更通過一個「蠹」字，將自己轉擬為蠹蟲，「成式蠹書，常日讀百家五卷」。[61] 彷彿「人」不只身處蟲陣之中，亦有可能化身為蟲。中唐以降，「以蟲喻人」的書寫，是頗為常見的寫作手法，知名作品如柳宗元〈蝜蝂傳〉，李公佐〈南柯太守傳〉和李玫《纂異記．徐玄之》等。有別於這些「喻蟲」故事的諷諭性，段成式自比蠹蟲，竟有種優遊其中、津津樂道的況味。段成式看似記述昆蟲，其實是在形塑自我。昆蟲彷彿亦是一種自我的變形，而具備一種「齊物式」的「化」。由此，在《酉陽雜俎》中，讀者將不只能獲取博物知識，亦能從中認取穿梭其間的作者「段成式」，乃至其安居優遊，自得其樂的生活世界。

三、歷史、情感與文人世界

上一節，筆者從中晚唐博物書寫的視角，試圖定位《酉陽雜俎》的承衍脈絡，並點出其由「博物」到「微物」的日常轉向。書中呈現「遊歷」和「親故」的人際網絡，指出段成式的博物書寫，不只有宏大的荊楚遊歷、異域記聞，更留意細末的長安生活和家居微物的體察。而在本章中，本文將進一步定位《酉陽雜俎》位處安史亂後的時代語境，重審此書如何藉由博物書寫回應歷史，存取個人情感記憶，從「生活世界」朝向一個「文人世界」的構築。

(一)博物如何存史？

眾所皆知，唐人對於擔任史職頗有憧憬，甚而可謂趨之若鶩。劉知幾 (661-721) 在《史通．外篇．史官建置》即云：

> 而近代趨競之士，尤喜居於史職，至於措辭下筆者，十無一二焉。既而書成繕寫，則署名同獻；爵賞既行，則攘袂爭受。遂使是非無準，真偽相雜。是非真偽，指列名言。生則厚誣當時，死則致惑來代。[62]

---

[61] 「蠹書」一詞，劉傳鴻引郭璞注《穆天子傳》，認為應解釋為「曬去書中的蠹蟲」。劉傳鴻，《《酉陽雜俎》校證：兼字詞考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頁 287。本文認為，此釋義與後文「常日讀百家五卷」連讀，文意甚不通順，因而不採。

[62] 劉知幾，《史通》（北京：中華書局，2018），卷 12，頁 534-535。

劉知幾固然對「趨競之士」的風氣有所批判，卻亦凸顯了唐人對於「史職」的趨慕之心。尤其在安史亂後，由於時勢動盪等因素，唐人「補史意識」大熾，諸多小說作者自述撰作動機時，乃直以「補史」為依歸。[63] 如李肇《國史補》以「國史」之「補」為書名，其序曰「予自開元至長慶，撰《國史補》。慮史氏或闕則補之意，續傳記而有不為。」[64] 李德裕 (787-849)《次柳氏舊聞．序》亦云：「懼失其傳，不足以對大君之問，謹錄如左，以備史官之闕云。」[65] 而完成於安史亂後的《大唐新語》，作者劉肅更將《大唐新語》定位在史傳撰作的脈絡。此書在目錄學史上，亦一度被當作史部著作，如《新唐書．藝文志》與《宋史．藝文志》即將之納入別史類，直至清人編《四庫全書》才指稱其書「有乖史家之體例，今退置小說家類」，而改收於小說家類。從《大唐新語》的案例，當可略見史傳和小說之間，實存在著事實與虛構的依違張力。[66]

《酉陽雜俎》以「雜俎」自命，其中的博物書寫固然最引人注目，然若將此書放入安史亂後，小說家對於「存史」的重視，值得我們重新探勘《酉陽雜俎》如何通過紛繁的「雜俎」展示其歷史的關懷。[67] 必須強調的是，本文從「存史」的角度切入，並非認為此書即屬於「史部」。在《酉陽雜俎》序言中，段成式已然言明「無若詩書之味大羹，史為折俎，子為醢醢也。炙鴞羞鼈，豈容下箸乎？固役而不恥者，抑志怪小說之書也」，[68] 其積極以滋味比喻學術，有意將此書和「詩書」、「史」、「子」並列，藉此肯定「志怪小說」別有滋味之餘，亦賦予其書獨立意義。[69] 本文認為，這樣有意的「脫離」、「區隔」，反而是切入《酉陽雜俎》「史觀」與「史識」的重要關鍵。

---

[63] 吳夏平指出，唐人小說「補史」意識之所以興盛，大抵有三點原因：一是史官地位崇高；二是史館獨立後，朝廷規定不得私撰國史；三是安史之亂帶來的動盪不安。吳夏平，〈論唐代筆記小說的史學淵源〉，《新亞論叢》，14（香港：2013），頁 127-128。

[64] 李肇，《國史補》，收入陶敏主編，《全唐五代筆記》第 1 冊，頁 800。

[65] 李德裕，《次柳氏舊聞》，收入陶敏主編，《全唐五代筆記》第 1 冊，頁 464。

[66] 《大唐新語》與歷史現實異同之印證，是學者屢加著墨的重點。如陳寅恪即以《大唐新語》佐證白居易詩，肯定《大唐新語》的史實價值，並點出「除〈諧謔〉一篇，稍嫌蕪瑣外，大都出自國史。」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北京：三聯書店，2001），頁 145。

[67] 羅欣即指出，中晚唐的博物著作如蘇鶚《杜陽雜編》、封演《封氏聞見記》的成書，當為安史亂後「補國史之闕」的產物。羅欣，《漢唐博物雜記類小說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頁 60。

[68] 段成式，《酉陽雜俎校箋》，頁 1。

[69] 康韻梅，〈《酉陽雜俎》的文類與敘事研究——以魯迅的觀點為考察中心〉，頁 122。

近來的一些研究中，學者提醒我們有必要重新審視「補史」一詞的預設框架。榮新江即以敦煌出土的吐魯番文書為例，反思以「正史」建構的正統歷史，提出研究者不能僅僅停留在前人提倡的「補史」、「證史」之研究老路，更應充分利用文本，「重構」新的歷史篇章。[70] 而在「長安學」的研究中，榮新江也倡議要找回韋述《兩京新記》的記載，必須注意那些靈異神鬼的「荒誕故事」。藉此，我們才能超越純物質的歷史研究，還原長安人的精神世界，進而重建「歷史的真實」。[71] 榮新江的說法，促成筆者進一步思考，史傳與小說之間的關係與階序：研究者不該只停留在小說是否真實，或者補闕、證史的層次，更重要的是去追問，小說如何撐架出與史傳相仿或不同的敘事脈絡？小說能夠以怎麼樣的方式，保存作者所關注的歷史？

在《酉陽雜俎》前集卷十一的〈廣知〉中，有如下一則記載，或可提供我們思考「博物」和「存史」之間的關聯：

> 胡綜博物，孫權時掘得銅匣，長二尺七寸，以琉璃為蓋。又一白玉如意，所執處皆刻龍虎及蟬形，莫能識其由。使人問綜，綜曰：「昔秦皇以金陵有天子氣，平諸山阜，處處輒埋寶物，以當王氣。此蓋是乎？」[72]

考諸典籍，會發現史傳中確有胡綜其人。《三國志．吳書》中有〈胡綜傳〉，指出其為孫權金曹從事，曾受封亭侯、鄉侯等銜。《三國志．吳書》凸顯胡綜作為孫權智囊的身分，「凡自權統事，諸文誥策命，鄰國書符，略皆綜之所造也」，[73] 然並未載其獲如意事。而在《藝文類聚》中，則引有〈胡綜別傳〉，與《酉陽雜俎》所記大抵相似。[74] 若稍加比對，可見《酉陽雜俎》在文章開頭就特別強調胡綜「博物」的人格特質。在故事中，人們掘得白玉如意卻無人能解，詢問胡綜，果不負眾望，識別出此如意為昔日秦王鎮壓金陵王氣之物，「平諸山阜，處處輒埋寶物，以當王氣」。這是一則頗為常見的「識寶」故事，然通過「博物」一詞的強調，讓我們意識到博物者彷彿被賦予了史官的意義：通過重新追述、詮釋「物」的

[70] 榮新江，〈從“補史”到“重構”——敦煌吐魯番文書與中古史研究〉，《中國高校社會科學》，2（北京：2015），頁 75-79。

[71] 榮新江，《隋唐長安：性別、記憶及其他》（香港：三聯書店，2009），頁 27-29。

[72] 段成式，《酉陽雜俎校箋》，頁 835。

[73] 陳壽著，裴松之注，盧弼集解，錢道夫整理，《三國志集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卷 62，〈是儀胡綜傳第十七〉，頁 3601。

[74] 歐陽詢，《藝文類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卷 70，頁 1220。

意義，記憶、乃至召回那已幾乎被遺忘而湮滅（眾人「莫能識其由」）、「秦皇埋寶」的歷史。[75]

「胡綜博物」的記載，提供讀者思考「博物以存史」的可能線索。《酉陽雜俎》中，段成式固然也因純粹的好奇興趣，錄下奇物異俗（例如多數載述動植物的篇章）；然動用如此龐大紛繁的篇幅去記述「物」，乃至於「物」的體系，實難忽略段成式對於保存記憶的奇異熱忱與焦慮。本文認為，段成式選擇「博物」式的、琳瑯滿目的物件紀錄，實透露著對於遺忘／遺失的焦慮，乃至「如何記憶」的問題——而此，隱然回應著時代共通的「存史」議題。考諸《酉陽雜俎》，在〈玉格〉、〈貝編〉、〈酒食〉等諸多門類中，都有對於名物的大篇幅羅列。也因此，魯迅即指出《酉陽雜俎》彷彿亦呈現出「類書」式的文體樣貌。此外，在《酉陽雜俎》前後集都有記述動植物的門類，如〈廣動植〉四卷、〈支動〉一卷、〈支植〉二卷，然皆放置於全書之末，此與唐初類書《藝文類聚》將〈天部〉配置書首，而將動植物篇章如〈草部〉、〈果部〉、〈木部〉、〈鳥部〉、〈獸部〉、〈麟介部〉放在書末，有相當比觀之處。[76]

在全書之首〈忠志〉篇中，段成式多載述歷代帝王名臣之事，較接近《朝野僉載》、《大唐新語》等載述當朝君臣互動軼事的志人筆記。然《酉陽雜俎》不同之處，在於其亦通過「物」的羅列來陳述史事。例如以下這一則：

> 安祿山恩寵莫比，錫賚無數。其所賜品目有：桑落酒，闊尾羊窟利，馬酪，音聲人兩部，野猪鮓，鯽魚并鱠手刀子，清酒，大錦，蘇造真符寶轝，餘甘煎，遼澤野雞，五术湯，金石淩湯一劑及藥童昔賢子就宅煎，蒸梨，金平脫犀頭匙筯，金銀平脫隔餛飩盤，平脫著足疊子，金花獅子瓶，熟線綾接靿，金平脫大馬腦盤，銀平脫破方八角花鳥屏風，銀鑿鏤鐵鑠，帖白檀香牀，綠白平細背席，繡鵝毛氊兼令瑤，令光就宅張設，

[75] 本節從胡綜故事談起，試圖點出「博物」和「存史」之間的關係。此例雖不是「近代史」的例子，但在敘述中亦透露作者對於「歷史記憶」的看法，不妨看做段成式「存史」思考的側面觀察。

[76] 葛兆光以唐初編纂的大型類書《藝文類聚》為例，揭櫫其中反映唐人的知識建構與世界觀。葛氏進而指出：「雖然古代中國傳統中本來也有『多識草木鳥獸之名』的說法，對這些知識有相當寬容和理解，但在七世紀，顯然這些知識越來越被當作枝梢末節的粗鄙之事，《藝文類聚》把這些知識放在後面，顯示了這類知識在人們觀念中的浮沉」。葛兆光，《中國思想史．第一卷：七世紀前中國的知識、思想與信仰世界》（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目錄、類書和經典注疏中所見七世紀中國知識與思想世界的輪廓〉，頁 454-458。

> 金鸞紫羅緋羅立馬，寶雞袍，龍鬚夾帖席，八斗金渡銀酒甕，銀瓶平脫掏魁織錦筐，銀笊籬，銀平脫食臺盤，油畫食藏。又貴妃賜祿山金平脫裝具玉合，金平脫鐵面椀。[77]

段成式通過「禮物」的繁多羅列，揭示安祿山「恩寵莫比」的樣態；看似客觀陳述，然若放在中晚唐文人對於「安史亂事」的反思，則此間無非引申出褒貶的詮釋空間。蘇鶚《杜陽雜編》同為晚唐錄述寶物的筆記小說，然其雖也以「物」為中心呈現史事，卻不以這樣「堆疊名物」的方式來書寫。此可看作《酉陽雜俎》借助類書體例，表達對史事的看法。而在〈忠志〉中，另有玄宗贈瑞龍腦予楊貴妃之事：

> 天寶末，交趾貢龍腦，如蟬蠶形。波斯言老龍腦樹節方有。禁中呼為瑞龍腦。上唯賜貴妃十枚，香氣徹十餘步。上夏日嘗與親王碁，令賀懷智獨彈琵琶，貴妃立於局前觀之。上數枰子將輸，貴妃放康國猧子於坐側，猧子乃上局，局子亂，上大悅。時風吹貴妃領巾於賀懷智巾上，良久，回身方落。賀懷智歸，覺滿身香氣非常，乃卸幞頭貯於錦囊中。及上皇復宮闕，追思貴妃不已。懷智乃進所貯幞頭，具奏他日事。上皇發囊，泣曰：「此瑞龍腦香也。」[78]

在這則故事中，「瑞龍腦香」作為珍貴的交趾朝貢之物，一方面透顯唐朝強盛時期的榮景，而另一方面，段成式將描寫的重心聚焦在玄宗和貴妃生離死別的傷感，乃至安史亂世的創傷。在瑞龍腦香氣縈迴之中，追溯貴妃放任「康國猧子」搗亂棋局，[79] 不禁讓人產生「康」姓粟特人安祿山，獲得玄宗和楊妃的寵縱，乃至毀亂中土世局的聯想。值得留意的是，故事中的「瑞龍腦香」並非單獨出現，而是附著在琵琶手賀懷智的「幞頭」上，並以錦囊珍藏著。久久未散的香氣，在事過境遷之後，再現了死者的往日時光。不僅勾連出玄宗和貴妃的情愛傷感，亦隱伏著對於戰爭離亂的批判。段成式由「物」見「史」，所作的不只是「填補正史」而已，更重要的是，藉由微末物事投影歷史，透顯其對歷史的詮釋。博物學式的視角，浪漫化

---

[77] 段成式，《酉陽雜俎校箋》，前集，卷 1，頁 31。

[78] 同前引，頁 27。

[79] 薛愛華認為，這裡的「康國猧子」很有可能就是從西亞進口的小型犬「拂林狗」（即羅馬犬，譯音為 hrom），在希臘、羅馬是婦女們喜愛的寵物。薛愛華著，吳玉貴譯，《撒馬爾罕的金桃：唐代舶來品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頁 212-213。

的想像，撐架出有別於正統論述的歷史記憶。

對於物的記述，恰好與「存史」的意圖結合。在前集卷八〈黥〉中，有一則頗值得玩味的紋身記事：

> 荊州街子葛清，勇不膚擾，自頸已下，遍刺白居易舍人詩。成式常與荊客陳至，呼觀之，令其自解，背上亦能闇記。反手指其劄處，至「不是此花偏愛菊」，則有一人持盃臨菊蕊；又「黃夾纈林寒有葉」，則指一樹，樹上掛纈，纈窠鏁勝絕細。凡刻三十餘首，體無完膚，陳至呼為「白舍人行詩圖」也。[80]

眾所皆知，白居易對於詩作的傳播與保存，頗有規劃，不只編輯自己的作品，亦複鈔多部詩集存於寺廟，故至今日白居易的作品仍保留得非常完整。[81] 段成式〈黥〉中，這位在身上刻寫三十餘首白樂天的男子，不只展示出唐代紋身技術的精微，更揭櫫唐人對於保存「詩」的奇異熱忱；紋身是對於詩歌的「物質化」，讓原只存在於紙上的詩作，具體化為可以觸摸，可以隨時呈顯、直接展現的「肉體的字」。葛清不只用紙筆傳鈔，更要以身體去記憶——甚至達到「體無完膚」的地步。其身上所銘刻的「白舍人行詩圖」，已不只是白居易的創作，同時是紋身師傅的、甚至是葛清以其「勇不膚擾」所完成的「物」。若更後設的看，段成式將此事撰錄下來，則似乎收藏，並保存了這幅以身體雕刻的詩畫。

除了在身體上作畫的〈黥〉篇，《酉陽雜俎》另有不少關於「畫」的書寫，且不無神異之傾向。例如在前集卷六〈藝絕〉中，有范山人在水上作畫；而續集卷二〈支諾皐中〉，則有韓幹所繪之馬脫圖而出，尋醫治腳之事。[82] 此二則極言畫師技巧之高超，幾如幻術。而在〈廣知〉和〈寺塔記〉等篇中，亦有不少關於佛教壁畫的記載。對於佛教壁畫，段成式屢有評點之詞。值得注意的是，《酉陽雜俎》中，圖畫的功能，並不只是對於現實物象的再現，其「物質性」存在本身，就具有相當的藝術價值和存史功能。以〈寺塔記下〉的〈石橋圖〉記述為例：

---

[80] 段成式，《酉陽雜俎校箋》，頁 627。
[81] 小川環樹著，周先民譯，《風與雲：中國詩文論集》（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62。
[82] 段成式，《酉陽雜俎校箋》，頁 534、1544。

> 翊善坊保壽寺，本高力士宅。天寶九載，捨為寺。初鑄鍾成，力士設齋慶之，舉朝畢至，一擊百千，有規其意，連擊二十杵。經藏閣規構危巧，二塔火珠，受十餘斛。[83]
>
> 河陽從事李涿，性好奇古，與僧智增善。嘗俱至此寺，觀庫中舊物。忽於破甕中，得物如被，幅裂汙坌，觸而塵起。涿徐視之，乃畫也。因以州縣圖三及縑三十獲之。令家人裝治之，大十餘幅。訪於常侍柳公權，方知張萱所畫〈石橋圖〉也，玄宗賜高，因留寺中。後為鬻畫人宗牧言於左軍，尋有小使領軍卒數十人至宅，宣勑取之，即日進入。先帝好古，見之大悅，命張於雲韶院。[84]

保壽寺原為高力士宅邸，天寶九載 (750) 捐為廟舍。段成式的書寫重心固然是記述「寺塔」，然其特意聚焦在李涿起出寺廟的「庫中舊物」，並極言其破舊與塵封：「忽於破甕中，得物如被，幅裂汙坌，觸而塵起」。值得玩味的是，此舊物原是一張來路不明的圖卷，猶如前引「胡綜」的故事，無人知其所由。

在這則記載中，博物者由書畫家柳公權扮演，經過鑑定，竟是名畫家張萱所繪之〈石橋圖〉。近代學者對此圖有所考述，指〈石橋圖〉所稱「石橋」位處爛柯山，即傳說王質觀棋爛柯之地。唐人對「石橋」屢有歌詠，如孟郊即有〈爛柯山石橋〉一詩。[85] 值得注意的是，段成式對於〈石橋圖〉畫作的內容與美感沒有任何著墨，反倒是描述畫作為一件「舊物」，被發現、鑑定、買賣、裝治、徵收、上呈，而最後受先帝（即文宗）喜愛而張設展示於雲韶院的過程。[86] 經由〈石橋圖〉的重現，讀者得以追想「玄宗賜高，因留寺中」的歷史記憶，乃至玄宗對高力士的信任與堅定情誼。若進一步將此文放入安史亂後、會昌法難的背景下考察，[87] 則圖畫的重新發現與識別，實仰賴於「博物」知識——這裡的「物」不限於草木鳥獸，更是對於歷史與藝術作品的審視。換言之，段成式不只展露了其對「物」的關

---

[83] 同前引，續集，卷 6，頁 1880。

[84] 同前引，頁 1882。

[85] 冼玉清，〈唐張萱石橋圖考〉，《嶺南學報》，10.1（香港：1949），頁 163-168。

[86] 田曉菲以蕭繹藏書為例，指出文本並非透明、抽象的媒介，而具有物質性：「書並不都是看的，而是值得收而藏之的『物』，因此，書的物質層面——驚奇的紙墨與書法——才會比書的內容更引起重視。」田曉菲，《影子與水文：秋水堂自選集》（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9），頁 54-70。在段成式的筆下，繪畫的「內容」並非完全不重要，但他亦提醒讀者畫的物質意義。

[87] 「會昌法難」不只呈現在〈寺塔記〉的敘述中。在〈支諾皐下〉，段成式亦通過一則「乞兒嚴七師」的記載，影射並預示了法難的發生。段成式，《酉陽雜俎校箋》，續集，卷 3，頁 1599。

照與興趣，更有意彰顯「博物」的存史價值。有別於客觀知識的羅列，《酉陽雜俎》的敘事者聲音特別彰顯；其對於歷史的意識與關照，賦予了博物敘事紛繁多重的解讀空間。

(二)歷史傷懷與亡友記憶：以〈寺塔記〉為中心

田安 (Anna M. Shields) 的 *One Who Knows Me: Friendship and Literary Culture in Mid-Tang China* 一書，特別關注中唐士人的交友風氣及友誼論述的興起。她指出，由於科舉制度的變革，使奠基於血統論的門閥關係日漸勢微，新的「士大夫階級」代之而起。由於地方節度使的制度，士人們有更多的機會在京城之外尋求擴大人脈的契機。田安認為，中世紀的中國文學除了轉向書寫己身經驗，文人們亦反覆宣稱，「友誼」創造了一種信任和知識的連結網絡，使得個人與集體感受得以廣為流傳；而文學才華正是交友網絡與社交活動的重要籌碼。[88] 在田安的論述中，「朋友」一方面可以看作是中唐士人樂趣與知識的來源；另一方面，友情關係也成為文人圈子中，展露自我、建立社會資本的重要憑藉。延續田安的討論，本文認為段成式雖非進士出身，但他特出的文學才能與家學傳統，[89] 使其成功跨足進士階層，並打入中晚唐的長安文化圈。學者已指出段成式詩作多為唱和酬庸之作，[90] 卻較少留意《酉陽雜俎》中呈現的交誼網絡。[91] 本文認為《酉陽雜俎》呈現的「友誼」問題，除了提供本書的知識來源（如前述引用「親故」之語），更標記段成式在整個文士群體中的位置。

《酉陽雜俎》最引人矚目的歷史與友誼書寫，當屬〈寺塔記〉。在〈寺塔記〉的序言中，段成式說道：

---

[88] Anna M. Shields, *One Who Knows Me: Friendship and Literary Culture in Mid-Tang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5), pp. 1-24.

[89] 關於臨淄段氏的家學傳統與文學創作，許智銀有過詳細的探究。許智銀，《唐代臨淄段氏家族文化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3）。

[90] 根據方琳統計，段成式詩歌共有 57 首，文章 20 篇，其中「大部分詩歌、半數以上的文章是因交游而作，質量上乘的駢文多是與友人贈答的書信」。溫、段與李商隱為後人並稱「三十六體」，除了寫作風格有趨同的傾向外，溫段的唱和與交往亦不可忽略。方琳，《段成式的交游與創作》（瀋陽：遼寧大學碩士論文，2013），頁 2、3。

[91] 段成式的交遊關係，可參見方琳的整理與考述。其以時間順序為軸線，將段成式所交遊的文士群體，分為長安集賢院時期、襄陽幕僚時期、江州時期等。此外，她也注意到《酉陽雜俎》創作與同僚文士交遊的關係，惜論述頗簡。同前引，頁 19-20。

> 武宗癸亥三年夏，予與張君希復善繼同官秘丘，鄭君符夢復連職仙署。會暇日，遊大興善寺，因問《兩京新記》及《游目記》，多所遺略。乃約一旬尋兩街寺，以街東興善為首，二《記》所不具，則別錄之。遊及慈恩，初知官將併寺，僧衆草草，乃泛問一二上人及記塔下畫跡，遊於此遂絕。後三年，予職於京洛及刺安成，至大中七年歸京，在外六甲子，所留書籍，揃壞居半。於故簡中，覩與二亡友遊寺，瀝血淚交，當時造適樂事，邈不可追。復方刊整，纔足續穿蠹，然十亡五六矣。次成兩卷，傳諸釋子。東牟人段成式字柯古。[92]

段成式提及，此記的撰作動念肇始於武宗會昌三年 (845) 夏天，和張希復、鄭符兩位友人遊歷大興善寺時，得知《兩京新記》和《游目記》對長安寺塔的記述「多所遺略」。由此可知，此記最初的寫作目的實為補史之闕。而後，三人訪慈恩寺，又得知「官將併寺，僧衆草草」——文字寫得隱晦，但在讀者後見之明的關照下，我們明白武宗在兩年後，展開大規模的「滅佛」行動。《舊唐書．本紀．武宗紀》對此有所記載：「〔會昌五年四月〕敕祠部檢括天下寺及僧尼人數。大凡寺四千六百，蘭若四萬，僧尼二十六萬五百。」[93]《新唐書．本紀．武宗紀》亦有云：「〔會昌五年〕八月壬午，大毀佛寺，復僧尼為民。」[94] 而滅佛原因，正如武宗在會昌五年八月所提出的：

> 朕聞三代已前，未嘗言佛，漢、魏之後，像教寖興。是由季時，傳此異俗，因緣染習，蔓衍滋多。以至於蠹耗國風，而漸不覺；誘惑人意，而眾益迷。洎於九州山原，兩京城闕，僧徒日廣，佛寺日崇。勞人力於土木之功，奪人利於金寶之飾，遺君親於師資之際，違配偶於戒律之間。[95]

除了建物被毀，寺廟的財產（從鐘磬、銅像到田產）皆一併充公。見聞帝王毀寺的前兆，「僧衆草草」的騷動，段成式也只是「泛問一二上人及記塔下畫跡」而已。細究文本，真正促成〈寺塔記〉完稿的，竟是段成式六年後從京洛任上歸來，目睹「所留書籍，揃壞居半」，乃至追憶起「覩與二亡友遊寺，瀝血淚交，當時造適樂

---

[92] 段成式，《酉陽雜俎校箋》，續集，卷 5，〈寺塔記上〉，頁 1743。
[93] 劉昫，《舊唐書》，卷 18 上，頁 604。
[94] 宋祁等，《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 8，頁 245。
[95] 劉昫，《舊唐書》，卷 18 上，〈本紀．武宗紀〉，頁 605。

事」。也就是說，段成式通過〈寺塔記〉極力存述的，不只是因武宗滅佛而破壞的長安寺塔，更為了記取、懷念與死去友人共遊寺塔的時光。段成式清楚意識到，若沒有好好「刊整」這些文獻，則消失的將不只是有形的寺塔建物而已。

若將〈寺塔記〉放諸文化文學史考察，則其書寫模式，容易讓讀者聯想起北魏楊衒之《洛陽伽藍記》，[96] 兩部著作都對化作廢墟的伽藍寺塔加以記述。誠如劉苑如指出的，與其檢視《洛陽伽藍記》隸屬「尊儒」抑或「崇佛」，不如指明其中凸顯了天崩地裂以後，士民共同遭遇的心靈創傷 (trauma)。《洛陽伽藍記》不厭其煩叨絮著歷史細節，乃至每一里坊街道、佛寺園林的空間布置，所欲重現的，乃是洛陽士民的「集體記憶」。[97] 從這個角度看來，筆者認為固然不當忽略〈寺塔記〉「傳諸釋子」的宗教關懷，更當注意其如何將寺塔放入長安都城這一政治、歷史與宗教因素複雜交織的空間，進而寄託時人的「集體記憶」與個我的「心靈創傷」。[98]

廖宜方探究唐代「歷史記憶」時，曾指出名勝古蹟是「古人在文字、圖書與口傳之外另一個認識歷史的管道，即歷史記憶不只保存在文本和話語裏，也寄託在物質上。」他進一步思考「歷史記憶」與「文化生產」的關係，並指出二者相互形塑的意涵。[99] 而在當代文化記憶理論的研究，已試圖為我們辨析「歷史」和「記憶」的依違之處。不同於歷史的普遍化和時間連續性，記憶是充滿個性的、片段的，是「黏附於具體的事物，依附於空間、姿態、圖片和物體」。[100] 循此思路，本文認為，有別於一般史傳書寫，〈寺塔記〉展現出至少兩個特殊層面。首先，不同於史傳對於長時間流的重視，段成式在〈寺塔記〉序言中，點出其和友朋遊歷寺

---

96 曹虹考源《洛陽伽藍記》，指出在此作之前，已有《南京寺記》、《京師寺記》、《益都寺記》等寺塔記述。《法苑珠林．傳記篇》亦有《京師寺塔記》，與《洛陽伽藍記》大略同時。可惜其書已佚失。曹虹，〈《洛陽伽藍記》新探〉，《文學遺產》，4（北京：1995），頁 12-13。

97 劉苑如，《朝向生活世界的文學詮釋——六朝宗教敘述的身體實踐與空間書寫》（臺北：新文豐出版，2010），〈佛國因緣——《洛陽伽藍記》佛寺園林的文化象徵與空間解讀〉，頁 342-343。

98 Alexei Ditter 從長安空間的視角，點出段成式藉由〈寺塔記〉，凸顯出城市的時代變化、視覺意象，與休憩遊玩等特點。她在結語中，提出 “urban memory” 的說法，亦觸及「集體記憶」的問題。Alexei Ditter, “Conceptions of Urban Space in Duan Chengshi’s ‘Record of Monasteries and Stupas’,” *Tang Studies*, 29 (2011), pp. 62-83. 不過，相較於 Ditter 著力於都市空間的觀照，本文更側重於中唐以降友情網絡的標舉，乃至私人情感和歷史變動的對話交響。

99 廖宜方，《唐代的歷史記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3），頁 35-41。

100 皮埃爾．諾拉 (Pierre Nora)，〈歷史與記憶之間：記憶場〉，收入阿斯特莉特．埃爾 (Astrid Erll) 主編，余傳玲等譯，《文化記憶理論讀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頁 94-97。

塔的時間，只十天左右（「約一旬尋兩街寺」）。其次，與此相關的是〈寺塔記〉特別關注寺院的壁畫與塑像，並花費大量篇幅，錄入自己和友朋的詩句。比起形塑全面的歷史圖像，段成式似乎更著意於美學品味與友群逸樂。[101] 換言之，這是一幅片景式的，充滿個人色彩和標記的寺塔書寫。

綜觀〈寺塔記〉，段成式以長安寺塔為中心，輻射其附屬或周邊的空間景觀。如介紹大興善寺時指出「元和中，卿相多遊此院」，並特別著意於書寫寺院的園林景觀，如寫出「青桐」、「老松」等；而書「慈恩寺」時，則特別點出「寺中柿樹、白牡丹」、「殿庭大莎羅樹」等。除了具體的空間之外，段成式在記述時，亦多次著墨於寺塔的過往歷史。如寫下大興善寺「左顧蛤像」的典故：「舊傳云，隋帝嗜蛤，所食必兼蛤味，數逾數千萬矣。忽有一蛤，椎擊如舊，帝異之。寘諸几上，一夜有光。及明，肉自脫，中有一佛、二菩薩像。帝悲悔，誓不食蛤。」[102] 又或留意：「宣陽坊靜域寺，本太穆皇后宅」，「寺僧云：『三階院門外，是神堯皇帝射孔雀處』」等。[103] 一方面，段成式把握寺塔與其周邊的空間地景，另一方面則牽連典故歷史，有助於讀者能夠在紙上，重建長安寺塔的記憶。值得留意的是，段成式對於空間書寫，更著力於寺廟中的壁畫之上。如記平康坊菩提寺：

> 佛殿東西障日及諸柱上圖畫，是東廊跡，舊鄭法士畫。開元中，因屋壞，移入大佛殿內槽北壁。
>
> 食堂東壁上，吳道玄畫〈智度論色偈變〉，偈是吳自題，筆跡遒勁，如磔鬼神毛髮。次堵畫禮骨仙人，天衣飛揚，滿壁風動。[104]
>
> 佛殿內槽後壁面，吳道玄畫《消災經》事，樹石古嶮。元和中，上欲令移之，慮其摧壞，乃下詔擇畫手寫進。[105]
>
> 佛殿內槽東壁《維摩變》，舍利弗角而轉睞。元和末，俗講僧文淑裝之，筆跡盡矣。[106]

---

101 李芳瑤亦指出，〈寺塔記〉標誌出的長安寺塔，是特別挑選過的，區隔於更廣泛的寺院宗教文化。其中顯示出士人獨特的藝術與文學視角。李芳瑤，〈晚唐長安的士人與寺院文化——以《寺塔記》為中心〉，《中華文史論叢》，135（上海：2019），頁 157-158。

102 段成式，《酉陽雜俎校箋》，續集，卷 5，〈寺塔記上〉，頁 1760。

103 同前引，卷 6，〈寺塔記下〉，頁 1892。

104 同前引，卷 5，〈寺塔記上〉，頁 1840。

105 同前引，頁 1843。

106 同前引。

在段成式的筆下，菩提寺彷彿成為一座公共的畫廊（甚至可以看成「美術館」）。段成式不只描寫繪畫的故事，亦標明畫作的作者。此外，對於畫作本身又有評點，賞玩其生動的筆觸美感（「筆跡遒勁，如磔鬼神毛髮」），並述及畫作的物質和歷史意義。此正符應楊玉成點出的，「唐代寺觀成為公開展示的畫廊，脫離宗教轉化為藝術鑑賞，『看畫』開始成為重要的文化活動，這是藝術生態一個重要變化。」[107] 事實上，不只觀畫，唐人的寺廟空間作為遊歷賞玩的場所，在唐人記述中屢見不鮮。[108] 如榮新江所述，「中晚唐時期，寺院作為公共空間，越來越被士人、學子所利用，成為他們讀書、聚會、切磋詩句、討論學術的地方」。[109] 在〈寺塔記〉序言中，段成式除了提及《游目記》之外，更連用了四個「遊」字：「遊大興善寺」、「遊及慈恩」、「遊於此遂絕」、「覩與二亡友遊寺」，表達了對於「遊」的強烈意識。[110]

然而，必須強調的是，〈寺塔記〉之「遊」絕非一般賞玩遊樂之「遊」，更是一種「不可能再遊」，「遊於此遂絕」之「遊」。此不僅緣於寺院空間遭到毀壞、僧人強制還俗，更關乎同遊友朋故去的人事已非。揆諸〈寺塔記〉，段成式似乎有意讓兩位亡友的生前形象缺席，只讓他們以創作的「聯句」、「辭」、「語」等詩句／典故現身，彷彿留下了遊歷的跡痕。此例甚多，撮舉如：

> 徵內典中禽事（須切對）：鷲頭作嶺，雞足名山。【夢復】孔雀為經，鸚鵡語偈。【善繼】共命是化，入數論貪。【柯古】未解出籠，豈能獻菓。【昇上人】鷄居其上，鴈墜於前。【柯古】巢頂既安，入影不怖。字中疑鶴，珠裏認鵝【柯古】[111]
>
> 〈奇松二十字〉：柳桂何相踈，榆枷方迥屑。無人擅談柄，一枝不敢折。【柯古】半庭苔蘚深，吹餘鳴佛禽。至於摧折枝，凡草猶避陰。

---

107 楊玉成，〈世界像一張畫——唐五代「如畫」的觀念系譜與世界圖景〉，《東華漢學》，3（花蓮：2005），頁 176。

108 李艷茹、李瑞春，《佛教寺院與唐代小說》（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頁 77-92。

109 榮新江，《隋唐長安：性別、記憶及其他》，頁 129。

110 Soper 在譯作〈寺塔記〉前言中，點出段成式的寺塔書寫猶如一趟遊覽之旅 (sight-seeing trip)；然更著重此作對佛教美術史料的保存，進而以宋人張彥遠之《歷代名畫紀》作比較。Alexander C. Soper, “A Vacation Glimpse of the T’ang Temples of Ch’ang-an. The Ssu-t’a Chi by Tuan Ch’eng-shih,” *Artibus Asiae*, 23.1 (1960), pp. 15-19. 李芳瑤則試圖為〈寺塔記〉之「遊程」標記時間順序，並指出其遊覽的寺院皆聚集於長安東側的皇家寺院與官人寺院。李芳瑤，〈晚唐長安的士人與寺院文化——以《寺塔記》為中心〉，頁 144-152。

111 段成式，《酉陽雜俎校箋》，續集，卷 5，〈寺塔記上〉，頁 1827。

【善繼】僻徑根從露，閒房枝任侵。一株風正好，來助碧雲吟。【夢復】時時掃悤聲，重露滴寒砌。風颭一枝遒，閑窺別生勢。【昇上人】[112]

段成式作詩向來不避典重晦澀，與李商隱、溫庭筠素有「三十六體」之稱。[113] 康韻梅則進一步指出，除了詩歌駢文之外，段成式、溫庭筠、李商隱的小說創作亦有相仿之命義，尤其是好於「徵事」、「策事」的特點。[114] 而在〈寺塔記〉中，段成式、張希復、鄭符作文更是直陳典故，以之造詩為文，成為朋友間的才學遊戲。誠如田安的分析，聯句詩的書寫，不只呈現既合作又競爭的趣味，亦能告知「圈子外」的其他讀者，幾位作者之間的友伴關係。[115] 宇文所安則指出，晚唐李商隱的詩作之所以晦澀，乃是採取了複雜的隱喻系統。此不只加強修辭，亦藉由學問的標誌，設定只有群體內的成員才懂得的語言，進而將其他人排除在外。[116] 無論是針對「內典」（即佛典）的徵事，或者圍繞具體事物（如「奇松」）寫詩，一方面呈現出同題同和共詠的形式，另一方面也透顯出詩人群體的「共同在場」。於是這些作品，便形成友群相互能解的符碼，不只是趣味的才學遊戲，同時也連綴成一組凝結私我記憶的「集體創作」。

而這些被留存在〈寺塔記〉的詩作，總是伴隨著所詠寺塔的相關景物，如〈奇松二十字〉即詠招國坊崇濟寺「甚奇」的「曼殊堂有松數株」。這些詩作，彷彿段成式在序言中所述的「塔下畫跡」[117]——不直述故友形象，亦不載明遊玩的過程，反倒通過詩句，處處留下遊歷的跡證。那不僅僅是歷史的刻痕，更是友情的軌跡。由此，我們可從兩個時間線來觀察此書的形成：一方面，是在已經過去的時間裡，段成式及其友朋於寺塔古蹟間遊歷逡巡，賞玩圖畫，題詠詩句，並試圖留住《兩京新記》和《游目記》未能錄入的長安寺塔勝景（「二《記》所不具，則別錄之」）；而在長安寺塔成為灰燼，友朋盡皆亡故以後，段成式作為「倖存」之人，

112 同前引，卷 6，〈寺塔記下〉，頁 1918-1919。

113 尹博檢討歷來關於「三十六體」的詮解，考察成體原因，並總結其特色在於「大量用典、共同追求辭藻艷麗、古澀深奧的創作傾向」。尹博，〈晚唐「三十六體」到底是指什麼〉，《遼寧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8.5（瀋陽：2010），頁 82-85。

114 康韻梅，〈《酉陽雜俎》的文類與敘事研究——以魯迅的觀點為考察中心〉，頁 141-142。

115 Anna M. Shields, *One Who Knows Me*, pp. 168-172.

116 宇文所安著，賈晉華、錢彥譯，《晚唐：九世紀中葉的中國詩歌 (827-860)》（北京：新華書店，2014），頁 330-331。

117 在〈寺塔記〉中，「跡」確是一個屢被提起的詞彙，如「巨跡」、「畫跡」、「聖跡」、「筆跡」、「狂跡」、「舊跡」、「蹤跡」等。

延續著與張希復、鄭符的約定，將這些夾雜著歷史與個人的記憶，重新嵌入博物文類的體制之中，使之流傳於世。〈寺塔記〉通過「字詞—人物—地景」的反覆追認，段成式彷彿為消亡的寺塔帶入流動的聲音。只是此次的紙上漫遊，不再是複聲交響的現場，而是亡靈的低聲沉吟。

段成式曾有詩一首〈桃源僧舍看花〉，亦觸及了長安寺塔的隳毀。不同於多數詩歌的引經據典，這首詩相對樸實易解：

前年帝里探春時，寺寺名花我盡知。
今日長安已灰燼，忍能南國對芳枝！[118]

從「前年帝里」的時間標誌，可推斷此詩應成於宣宗大中初年 (847-848)，段成式時任吉州刺史。有別於〈寺塔記〉「併寺」、「僧衆草草」或「僧難」的隱晦影射，此詩更直截傳遞了對於滅佛一事的沉痛心聲。「前年帝里探春時」對應「今日長安已灰燼」，而「寺寺名花我盡知」則對照著「忍能南國對芳枝」，不只透顯出空間的移動變換，更彰顯今昔之無常幻滅。由此看來，這一首詩彷彿已為段成式來日刊整〈寺塔記〉提出預告，而那起心動念的顯然不只是「寺寺名花我盡知」的博物關照，更在於「今日長安已灰燼」的歷史創傷，乃至對於亡友的追悼與記取。將此詩結合〈寺塔記〉的記述來看，則「公共歷史」、「私人記憶」竟似可以打通，而展現出一種感傷與抒情的況味。這是段成式在長安灰燼中的歷劫重「遊」，也是其歷史與情感的博物敘事。

四、結論

在唐末五代人尉遲樞《南楚新聞》中，記有這樣一則故事：

太常卿段成式，相國文昌子也。與舉子溫庭筠親善，咸通四年六月卒。庭筠居閑輦下，是歲十一月十三日冬至，大雪。凌晨有扣門者，僕夫視之，乃隔扉授一竹筒，云：「段少常送書來。」庭筠初謂誤，發筒獲

[118] 段成式著，元鋒、煙照編注，《段成式詩文輯注》（濟南：濟南出版社，1995），上編，頁46。

> 書，其上無字，開之，乃成式手札也。庭筠大驚，馳出戶，其人已滅矣。乃焚香再拜而讀，但不諭其理。辭曰：「慟發幽門，哀歸短數。平生已矣，後世何云。況復男紫悲黃，女青懼綠，杜陵分絕，武子成緒。自是井障流鸚，庭鐘舞鵠；交昆之故，永斷私情。慨慷所深，力占難盡。不具，荊州牧段成式頓首。」自後寂無所聞。書云緒字，字書所無，以意讀之，當作羣字耳。溫段二家，皆傳其本。子安節，前沂王傅，乃庭筠壻也，自說之。[119]

在這則被《太平廣記》列入「鬼三」類、取名為〈段成式〉的古怪故事中，段成式並未現形，卻以一封充滿典故的信札「現聲」。猶如〈寺塔記〉中亡友留存的片語殘跡，在這封由鬼魂送來，讓溫庭筠「再拜而讀，但不諭其理」的信件中，我們大抵可辨認其書講述的是生死兩隔、「交昆之故，永斷私情」的感慨。從敘事者的視角看來，友誼被看成一種「私情」，卻藉由溫、段兩家後裔「皆傳其本」留下證據，乃至段安節（成式子、庭筠婿）「自說之」，又因《南楚新聞》記載公開流傳而為後人所知。在這樣一個鬼魂故事裡，讀者不只再次見證段成式和溫庭筠之交情，如何跨越生死；更重要的是，其中隱括著唐代文人之間的才學遊戲與社群網絡，乃至一則友誼故事如何傳述與流動的軌跡。

在既有的印象中，人們往往只是把段成式《酉陽雜俎》一書，看作炫學逞才、搜奇廣異的博物著作。然而，本文所要探究的，正是此書除了博物知識的功能外，實隱伏著諸多段成式的個人情感、文化意識與歷史關懷。因此，本文提出「『自我』的博物敘事」這一閱讀進路，正欲強調在這部博物著作中，透顯出紛繁的「自我」聲音。筆者著意探究的，不只是段成式將「我」納入博物陣列；更關注其如何在敘事中，或隱或顯的涉入自我的聲音。段成式的反覆現身，同時勾勒出自身移動的軌跡、物事的評論、日常家居的構成，乃至歷史創傷和文人友群的記取與悼念。《酉陽雜俎》雖取徑於《博物志》，甚至《藝文類聚》等類書的寫作形式，卻有別於前者只是靜態物象的羅列，更展現了一種「動態」，並注入了中晚唐士人對於生活和人文世界的構設與思考。由此，更可看出此書在博物書寫發展中的重要地位。

綜而言之，本文一方面持續追蹤段成式的「自我」身影，指出其從「遊歷他方」到「日常家居」的移動軌跡，並顯示其中知識交流與建構、以及日常關照的面向。另一方面，則聚焦段成式如何運用繁瑣的博物筆記回應歷史、記存歷史。進一

---

[119] 李昉編，《太平廣記》第 8 冊（北京：中華書局，2017），卷 351，頁 2782。

步說，本文實可從《酉陽雜俎》的紛繁、碎片化的物象中，拉連出一條以段成式為主體的「遊」的軌跡：從荊楚他方之遠遊，到與僧侶士人之交遊，乃至〈寺塔記〉「遊於此遂絕」之紙上重遊。因而，段成式的「自我」博物敘事，並不只是物象的瑣碎羅列，亦不只是知識的繁複堆疊，更閃現著作者的行動軌跡與發聲位置，乃至其觀臨世界的角度與情感。

（責任校對：廖安婷）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宋 祁 Song Qi 等，《新唐書》*Xin Tangshu*，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75。

宋敏求 Song Minqiu，《長安志》*Chang'an zhi*，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91。

李 昉 Li Fang 編，《太平廣記》*Taiping guangji*，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17。

段成式 Duan Chengshi 著，元鋒 Yuan Feng、煙照 Yan Zhao 編注，《段成式詩文輯注》*Duan Chengshi shiwen jizhu*，濟南 Jinan：濟南出版社 Jinan chubanshe，1995。

段成式 Duan Chengshi 撰，許逸民 Xu Yimin 校箋，《酉陽雜俎校箋》*Youyang zazu jiaojian*，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14。

徐 松 Xu Song 撰，張穆 Zhang Mu 校補，方嚴 Fang Yan 點校，《唐兩京城坊考》*Tang liang jing chengfang kao*，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13。

陳 壽 Chen Shou 著，裴松之 Pei Songzhi 注，盧弼 Lu Bi 集解，錢道夫 Qian Daofu 整理，《三國志集解》*Sanguozhi jijie*，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09。

陳振孫 Chen Zhensun 撰，徐小蠻 Xu Xiaoman、顧美華 Gu Meihua 點校，《直齋書錄解題》*Zhizhai shulu jieti*，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87。

陶 敏 Tao Min 主編，《全唐五代筆記》*Quan Tang Wudai biji*，西安 Xi'an：三秦出版社 Sanqin chubanshe，2012。

劉 昫 Liu Xu，《舊唐書》*Jiu Tangshu*，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02。

劉知幾 Liu Zhiji，《史通》*Shitong*，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18。

歐陽詢 Ouyang Xun，《藝文類聚》*Yiwen leiju*，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65。

釋皎慧 Shi Jiaohui 著，湯用彤 Tang Yongtong 校注，《高僧傳》*Gaoseng zhuan*，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97。

二、近人論著

小川環樹 Ogawa Tamaki 著，周先民 Zhou Xianmin 譯，《風與雲：中國詩文論集》*Feng yu yun: Zhongguo shiwen lunji*，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05。

尹　博 Yin Bo，〈晚唐「三十六體」到底是指什麼〉"Wan Tang 'sanshiliu ti' daodi shi zhi shenme"，《遼寧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Liaoning daxue xuebao (zhexue shehui kexue ban)*，38.5，瀋陽 Shenyang：2010，頁 82-85。

方　琳 Fang Lin，《段成式的交游與創作》*Duan Chengshi de jiaoyou yu chuangzuo*，瀋陽 Shenyang：遼寧大學碩士論文 Liaoning daxue shuoshi lunwen，2013。

方南生 Fang Nansheng 編，〈段成式年譜〉"Duan Chengshi nianpu"，收入段成式 Duan Chengshi 著，方南生 Fang Nansheng 點校，《酉陽雜俎》*Youyang zazu*，臺北 Taipei：源流出版社 Yuanliu chubanshe，1982，頁 305-349。

王玉成 Wang Yucheng，《唐代旅游研究》*Tangdai lüyou yanjiu*，石家莊 Shijiazhuang：河北大學博士論文 Hebei daxue boshi lunwen，2009。

田曉菲 Tian Xiaofei，《影子與水文：秋水堂自選集》*Yingzi yu shuiwen: Qiushuitang zixuan ji*，南京 Nanjing：南京大學出版社 Nanjing daxue chubanshe，2019。

皮埃爾．諾拉 Pierre Nora，〈歷史與記憶之間：記憶場〉"Lishi yu jiyi zhijian: jiyichang"，收入阿斯特莉特．埃爾 Astrid Erll 主編，余傳玲 Yu Chuanling 等譯，《文化記憶理論讀本》*Wenhua jiyi lilun duben*，北京 Beijing：北京大學出版社 Beijing daxue chubanshe，2012，頁 94-113。

石昌渝 Shi Changyu，《中國小說源流論》*Zhongguo xiaoshuo yuanliu lun*，北京 Beijing：三聯書店 Sanlian shudian，2015。

宇文所安 Stephen Owen 著，陳引馳 Chen Yinchi、陳磊 Chen Lei 譯，《中國「中世紀」的終結：中唐文學文化論集》*Zhongguo "zhongshiji" de zhongjie: zhong Tang wenxue wenhua lunji*，北京 Beijing：三聯書店 Sanlian shudian，2014。

宇文所安 Stephen Owen 著，賈晉華 Jia Jinhua、錢彥 Qian Yan 譯，《晚唐：九世紀中葉的中國詩歌 (827-860)》*Wan Tang: jiu shiji zhongye de Zhongguo shige (827-860)*，北京 Beijing：新華書店 Xinhua shudian，2014。

余　欣 Yu Xin、鍾無末 Zhong Wumo，〈博物學的中晚唐圖景：以《北戶錄》的研究為中心〉"Bowuxue de zhong wan Tang tujing: yi *Beihulu* de yanjiu wei zhongxin"，《中華文史論叢》*Zhonghua wenshi luncong*，118，上海 Shanghai：2015，頁 313-399。

吳夏平 Wu Xiaping，〈論唐代筆記小說的史學淵源〉"Lun Tangdai biji xiaoshuo de shixue yuanyuan"，《新亞論叢》*Xinya luncong*，14，香港 Hong Kong：2013，頁 127-132。

李卓穎 Li Cho-ying，《分類、疆界與身份：《酉陽雜俎》與東漢到唐代目錄之研究》*Fenlei, jiangjie yu shenfen:* Youyang zazu *yu Donghan dao Tangdai mulu zhi yanjiu*，臺北 Taipei：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 Guoli Taiwan daxue lishixue xi shuoshi lunwen，1994。

李芳瑤 Li Fangyao，〈晚唐長安的士人與寺院文化——以《寺塔記》為中心〉"Wan Tang Chang'an de shiren yu siyuan wenhua: yi *Sitaji* wei zhongxin"，《中華文史論叢》*Zhonghua wenshi luncong*，135，上海 Shanghai：2019，頁 143-160。

李劍國 Li Jianguo，《唐前志怪小說史》*Tang qian zhiguai xiaoshuo shi*，北京 Beijing：人民文學出版社 Renmin wenxue chubanshe，2011。

_____，《唐五代傳奇敘錄（增訂本）》*Tang Wudai chuanqi xulu (zengdingben)*，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17。

李艷茹 Li Yanru、李瑞春 Li Ruichun，《佛教寺院與唐代小說》*Fojiao siyuan yu Tangdai xiaoshuo*，北京 Beijing：人民出版社 Renmin chubanshe，2014。

冼玉清 Sinn Y. C.，〈唐張萱石橋圖考〉"Tang Zhang Xuan Shiqiaotu kao"，《嶺南學報》*Lingnan xuebao*，10.1，香港 Hong Kong：1949，頁 163-168。

周振鶴 Zhou Zhenhe，《學臘一十九》*Xuela yishijiu*，濟南 Jinan：山東教育出版社 Shandong jiaoyu chubanshe，1999。

俞 鋼 Yu Gang，《唐代制度文化研究論集》*Tangdai zhidu wenhua yanjiu lunji*，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13。

康韻梅 Kang Yun-mei，《六朝小說變形觀之探究》*Liuchao xiaoshuo bianxingguan zhi tanjiu*，新北 New Taipei：花木蘭文化 Huamulan wenhua，2014。

_____，〈《酉陽雜俎》的文類與敘事研究——以魯迅的觀點為考察中心〉"*Youyang zazu* de wenlei yu xushi yanjiu: yi Lu Xun de guandian wei kaocha zhongxin"，《成大中文學報》*Chengda Zhongwen xuebao*，66，臺南 Tainan：2019，頁 117-148。

曹 虹 Cao Hong，〈《洛陽伽藍記》新探〉"*Luoyang qielan ji* xintan"，《文學遺產》*Wenxue yichan*，4，北京 Beijing：1995，頁 4-13。

許智銀 Xu Zhiyin，《唐代臨淄段氏家族文化研究》*Tangdai Linzi Duanshi jiazu wenhua yanjiu*，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13。

許聖和 Hsu Sheng-he，《「博物思維」與六朝文學》*"Bowu siwei" yu Liuchao wenxue*，花蓮 Hualien：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 Guoli donghua daxue Zhongguo yuwenxue xi shuoshi lunwen，2006。

陳文新 Chen Wenxin，《中國筆記小說史》*Zhongguo biji xiaoshuo shi*，臺北 Taipei：志一出版社 Zhiyi chubanshe，1995。

陳柏言 Chen Po-yen，〈異物如何成為知識：論中晚唐嶺南異物書寫〉“Yiwu ruhe chengwei zhishi: lun zhong wan Tang Lingnan yiwu shuxie”，《中外文學》*Zhongwai wenxue*，50.1，臺北 Taipei：2021，頁 19-60。doi: 10.6637/CWLQ.202103_50(1).0003

陳寅恪 Chen Yinke，《元白詩箋證稿》*Yuan Bai shi jianzheng gao*，北京 Beijing：三聯書店 Sanlian shudian，2001。

彭兆榮 Peng Zhaorong，〈此「博物」非彼「博物」：這是一個問題〉“Ci ‘bowu’ fei bi ‘bowu’: zhe shi yi ge wenti”，《文學遺產》*Wenxue yichan*，4，北京 Beijing：2009，頁 1-8。

程毅中 Cheng Yizhong，《唐代小說史》*Tangdai xiaoshuo shi*，北京 Beijing：人民文學出版社 Renmin wenxue chubanshe，2011。

楊　義 Yang Yi，《中國古典小說史論》*Zhongguo gudian xiaoshuo shilun*，北京 Beijing：人民出版社 Renmin chubanshe，2004。

楊玉成 Yang Yu-cheng，〈世界像一張畫——唐五代「如畫」的觀念系譜與世界圖景〉“Shijie xiang yi zhang hua: Tang Wudai ‘ruhua’ de guannian xipu yu shijie tujing”，《東華漢學》*Donghua Hanxue*，3，花蓮 Hualien：2005，頁 113-219。doi: 10.6999/DHJCS.200505.0113

葛兆光 Ge Zhaoguang，《中國思想史．第一卷：七世紀前中國的知識、思想與信仰世界》*Zhongguo sixiang shi, di yi juan: qi shiji qian Zhongguo de zhishi, sixiang yu xinyang shijie*，上海 Shanghai：復旦大學出版社 Fudan daxue chubanshe，2001。

廖宜方 Liao Yi-fang，《唐代的歷史記憶》*Tangdai de lishi jiyi*，臺北 Taipei：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Guoli Taiwan daxue chuban zhongxin，2013。

榮新江 Rong Xinjiang，《隋唐長安：性別、記憶及其他》*Sui Tang Chang’an: xingbie, jiyi ji qita*，香港 Hong Kong：三聯書店 Sanlian shudian，2009。

_____，〈從“補史”到“重構”——敦煌吐魯番文書與中古史研究〉“Cong ‘bushi’ dao ‘chonggou’: Dunhuang Tulufan wenshu yu zhonggushi yanjiu”，《中國高校社會科學》*Zhongguo gaoxiao shehui kexue*，2，北京 Beijing：2015，頁 75-79。

劉苑如 Liu Yuan-ju，《朝向生活世界的文學詮釋——六朝宗教敘述的身體實踐與空間書寫》*Chaoxiang shenghuo shijie de wenxue quanshi: Liuchao zongjiao xushu de shenti shijian yu kongjian shuxie*，臺北 Taipei：新文豐出版 Xinwenfeng chuban，2010。

劉華杰 Liu Huajie 主編，《西方博物學文化》*Xifang bowuxue wenhua*，北京 Beijing：北京大學出版社 Beijing daxue chubanshe，2019。

劉傳鴻 Liu Chuanhong，《《酉陽雜俎》校證：兼字詞考釋》Youyang zazu *jiaozheng: jian zici kaoshi*，北京 Beijing：北京大學出版社 Beijing daxue chubanshe，2014。

魯 迅 Lu Xun，《中國小說史略》*Zhongguo xiaoshuo shilue*，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11。

薛愛華 Edward H. Schafer 著，吳玉貴 Wu Yugui 譯，《撒馬爾罕的金桃：唐代舶來品研究》*Samaerhan de jintao: Tangdai bolaipin yanjiu*，北京 Beijing：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Shehui kexue wenxian chubanshe，2016。

羅 欣 Luo Xin，《漢唐博物雜記類小說研究》*Han Tang bowu zajilei xiaoshuo yanjiu*，北京 Beijing：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2016。

Allen, Sarah M. *Shifting Stories: History, Gossip and Lore in Narratives from Tang Dynasty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4.

Benn, Charles. *China's Golden Age: Everyday Life in the Tang Dynasty*.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2002.

Ditter, Alexei. "Conceptions of Urban Space in Duan Chengshi's 'Record of Monasteries and Stupas'," *Tang Studies*, 29, 2011, pp. 62-83. doi: 10.1179/073750311X13142716828983

Nienhauser, William H., Jr. (ed.). *The Indiana Companion to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 vol. 1.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6.

Reed, Carrie E. *A Tang Miscellany: An Introduction to* Youyang zazu. New York: Peter Lang, 2003.

Schafer, Edward H. "Notes on Tuan Ch'eng-Shih and His Writing," *Asiatische Studien: Zeitschrift der Schweizerischen Asiengesellschaft*, 16, 1963, pp. 14-34.

Shields, Anna M. *One Who Knows Me: Friendship and Literary Culture in Mid-Tang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5.

Soper, Alexander C. "A Vacation Glimpse of the T'ang Temples of Ch'ang-an. The Ssu-t'a Chi by Tuan Ch'eng-shih," *Artibus Asiae*, 23.1, 1960, pp. 15-40. doi: 10.2307/3248027

Yang Xiaoshan. *Metamorphosis of the Private Sphere: Gardens and Objects in Tang-Song Poet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3. doi: 10.2307/j.ctt1tfj9q4

Narrating the "Self" in Works of Natural Science: On Travel, Life and Historical Emotion in the *Youyang zazu*

Chen Po-ye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cabbage.andy@gmail.com

ABSTRACT

Duan Chengshi's 段成式 (803-863) Tang dynasty work *Youyang zazu* 酉陽雜俎 belongs to the genre of natural science (*bowu* 博物). In the book, Duan records everything from birds, beasts, insects and fish to alien monsters. In the past, scholars have paid significant attention to the literary and historical value of the *Youyang zazu*, and emphasized the boundary breaking style of the *zazu* genre. This article interprets the *Youyang zazu* from a fresh perspective by looking at how the author's personal voice can be seen in its natural science narratives. It finds that the name of the author, Chengshi, appears 72 times in the text. Given that the author's name appears so frequently, it not only asks how the author's "self" is involved in the narrative, but also what meaning is conveyed by the inclusion of the self. In addition, the article traces the figure of Duan Chengshi's "self," describes the overall trajectory of his travels and examines his interest in daily life. It moreover explores how Duan Chengshi reflected on and memorized history through his composition of this work on natural science, and shows how the text became a means of expressing his own sadness. Finally, this study not only describes how the narrative contained in the *Youyang zazu* widened the boundaries of natural writing, it also outlines the spiritual image of scholars in the mid to late Tang.

Key words: *Youyang zazu* 酉陽雜俎, *bowu* 博物 narratives, traveling, historical emotion, "Temple and Tower Record"

Narration encyclopédique du « moi » : Propos sur les voyages, les circonstances de la vie et le sentiment historique dans le *Youyang zazu*

Le *Youyang zazu* 酉陽雜俎 de Duan Chengshi 段成式 (803-863) des Tang est un ouvrage encyclopédique (*bowu* 博物), qui traite de la complexité des objets et phénomènes divers, à travers les oiseaux, quadrupèdes, insectes, poissons en passant par des personnages étranges et des êtres surnaturels. Jusqu'à présent, les chercheurs se sont surtout attachés à la valeur historique de cet ouvrage et ont insisté sur le genre *zazu*, ou mélanges de testes courts sur des thèmes variés. Cet article propose une nouvelle piste en examinant comment l'auteur fait passer sa voix personnelle à travers son exposé. Il montre comment cet ouvrage étend les frontières de la narration encyclopédique, et il esquisse aussi une image spirituelle des lettrés du milieu et de la fin des Tang.

Mots clés : *Youyang zazu* 酉陽雜俎, narration *bowu* 博物, voyages, émotion historique, « Notes sur les temples et pagodes »

「自己」の博物叙事：『酉陽雜俎』の遊歴、生活世界と歴史感情を論ず

唐代の段成式 (803-863) による『酉陽雜俎』は博物の書として、また鳥獣虫魚から異人神怪まで記される物象が多く複雑であることで知られている。従来の学者は『酉陽雜俎』を文献史料としての価値に着目し、「雜俎」の文体に及ぶ意義を強調した。本論では新たな視点から、『酉陽雜俎』の作者が如何に博物の叙事を通じて、如何に自らの趣旨を託したかについて探った。さらに本論では作者が如何に博物の叙事の境地を拓いたかだけでなく、中晩唐における文人の心の在り方についても明らかにした。

キーワード：『酉陽雜俎』、博物の叙事、遊歴、歴史感情、「寺塔記」

Narrative Identität in naturwissenschaftlicher Literatur: über Reisen, Leben, Weltsicht, Geschichte und Emotion im *Youyang Zazu*

Das Werk *Youyang Zazu* 酉陽雜俎 des tangzeitlichen Autors Duan Chengshi 段成式 (803-863) gehört zum Genre naturwissenschaftlicher Literatur; es umfasst Beschreibungen von Vögeln, Vierfüßlern, Insekten, Fischen, aber auch von Monstern und Geistern. Wiederholt haben Gelehrte in der Vergangenheit den ausserordentlichen literarischen und historischen Wert des *Youyang Zazu* und ins Besondere die grenzüberschreitenden Qualitäten des Werks betont. Dieser Artikel beschreitet einen neuen Weg in der Analyse das *Youyang Zazu* indem er versucht, in der naturwissenschaftlichen Narration die Perspektive, i.e. die Stimme des individuellen Autors, zu identifizieren. Der Artikel zeigt nicht nur auf wie durch das *Youyang Zazu* die Grenzen des naturwissenschaftlichen Schreibens erweitert wurden, sondern er zeichnet darüberhinaus das Bild der spirituellen Natur eines Gelehrten am Ende der Tangzeit.

Key Wörter: *Youyang Zazu* 酉陽雜俎, *Bowu* 博物 naturwissenschaftliche Narration, Reisen, Emotion und Geschichte, ‚Berichte zu Tempeln und Türmen'

（收稿日期：2020. 7. 9；修正稿日期：2020. 10. 17；通過刊登日期：2021. 3. 10）